



加拿大華人宣道會聯會



「爾道自建」靈修計畫

二零二六年 十一月份

書卷：啟示錄

作者：倪步曉博士

為了幫助會眾深化及應用神的話於日常生活中，聯會已與香港建道學院簽署合作協定，在加拿大各華人宣道堂會中推動「爾道自建」釋經靈修手機應用程式。寫作「爾道自建」靈修文章皆為香港建道神學院的資深聖經學者，我們盼望借著老師在釋經上的研究心得，幫助會眾在神的話語上筭根，漸漸被建造成為能吃乾糧，結生命果子的門徒。堂會可以用當中的資源，例如某一卷書的內容來推動教會的靈修計畫，讀經計畫，小組查經等用途。



1

十一月一日

當世界喧嘩，先看見真正掌權的主

經文：啟示錄 1:1-8

1 耶穌基督的啟示，就是神賜給他，要他將必須快要發生的事指示他的眾僕人。他差遣使者指明給他的僕人約翰，**2** 約翰就將神的道和耶穌基督的見證，凡自己所看見的，都見證出來。**3** 誦讀這書上預言的，和那些聽見又遵守其中所記載的，都是有福的，因為時候近了。

4-5 約翰寫信給亞細亞的七個教會。願那位今在、昔在、以後永在的神，與他寶座前的七靈，和那忠信的見證者、從死人中復活的首生者、世上君王的元首耶穌基督，賜恩惠和平安給你們。他愛我們，用自己的血使我們從罪中得釋放，**6** 又使我們成為國度，作他父神的祭司。願榮耀、權能歸給他，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7 「看哪，他駕雲降臨；
眾目都要看見他，
連刺他的人也要看見他；
地上的萬族要因他哀哭。」
這是真實的。阿們！

8 主神說：「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是今在、昔在、以後永在的全能者。」

《啟示錄》開篇先交代這卷書從何而來：啟示出於上帝，藉耶穌基督傳給祂的僕人，要眾教會知道如何看待眼前的世界。若心中只剩「將來會發生甚麼」，整卷書很容易變成一張神祕時間表。約翰先把目光帶回上帝：歷史的主權屬祂，耶穌基督站在歷史中央，教會以聆聽、持守和見證回應。

《啟示錄》兼具啟示文學、預言和書信的性格。象徵性的異象揭開肉眼看不見的真實；預言把上帝的話帶進當代處境，揭露偶像與權力的虛假；書信則提醒我們，這些話首先寄給小亞細亞七間真實的教會，要在聚會中被宣讀、被眾人聽見，然後進入生活。



第一世紀小亞細亞的信徒，生活在羅馬帝國龐大的政治、經濟與宗教秩序中。皇帝形象出現在貨幣、廟宇、節慶與公共禮儀裏；城市以忠於羅馬為榮，地方精英也從帝國秩序得到名望與利益。人在這樣的環境中很容易認定，真正決定世界命運的是坐在皇宮裏的人。約翰卻在問安中稱耶穌為「忠信的見證者」、「從死人中首先復生的」和「地上君王的元首」。三個稱號像三記鐘聲，重新安排讀者對權柄的想像。

「忠信的見證」尤其重要。耶穌以生命承擔祂所見證的真理；十字架看似失敗，復活卻宣告父神對祂的印證。得勝因此有了羔羊的形狀。七個教會的信息、十一章的見證人、十二章的聖徒，都沿著同一條路：在羔羊已經贏得的勝利中忠心到底，不複製帝國的強力。

約翰又說，耶穌愛我們，用自己的血釋放我們，叫我們成為國度，成為祭司。救恩因而包含新的身分。得救的人屬於上帝的國，在世界中事奉上帝，也把敬拜帶進日常。祭司的生活不限於聖殿的一角；工作、家庭、金錢、關係、語言與選擇，都進入上帝的面前。當帝國邀請人把忠誠交給權力、財富和安全感，約翰提醒教會：你們已經有主人了。

這也解釋了《啟示錄》為何如此重視敬拜。誰值得人俯伏？誰配得最後的忠誠？誰有權定義善惡、成功與失敗？這些問題比計算神祕數字更接近全卷書的核心。成就、孩子、聲望、財富、國家或群體認同，都可能悄悄坐到生命中央。敬拜一旦錯置，方向也跟著偏移。約翰要教會重新看見上帝和羔羊。

開篇也宣告基督「駕雲降臨」。這句話帶著《但以理書》人子的王權圖像，把受苦教會帶到更大的時間視野。現在的苦難很真實，卻沒有永恆的資格；現在的強權聲勢浩大，也無法把自己的名字寫到歷史最後一頁。基督的再來，宣告所有隱藏的忠誠終必被揭開，扭曲的權力要受審判，忠心的見證要得記念。末世盼望因此賦予現在更深的分量，也阻止信徒逃避現實。

「日期近了」首先帶來清醒。因為基督將要再來，我們更認真地面對眼前的人，更誠實地使用金錢，更謹慎地說話，更願意在壓力中守住信仰。等待主的人無須停下日常責任。我



們知道每一個今天都帶著永恆的重量。約翰在拔摩海島上沒有政治資源，也沒有耀眼的平台，他手上只有上帝交付的話。兩千年之後，羅馬帝國早已成為歷史，但這封信仍在教會中被宣讀。真正長存的，往往不是當時最響亮的聲音。最後，上帝自稱是「阿拉法」和「俄梅戛」，是今在、昔在、以後永在的全能者。這句宣告像兩隻手臂包住整段歷史；祂曾經掌權，將來仍掌權，此刻也在掌權。這是《啟示錄》給疲倦信徒的第一份安定：先看寶座，再看世界；先認出主，再衡量風浪。還要留意，開篇的「有福」把讀者從旁觀者變成參與者。念的人、聽的人、遵守的人都一同蒙福，這表示《啟示錄》原先是一卷在教會聚會中被公開宣讀的書。這卷書要形成群體的共同記憶與共同判斷，因此今天我們不宜把它變成少數「末世專家」的領地。這卷書的目的，是叫普通信徒在日常的壓力中，懂得敬拜誰、跟隨誰，以及拒絕甚麼。

思想：

今天，甚麼最容易坐上我們生命的中心？是工作表現、收入、別人的評價、家庭的期待，還是對安全的執著？若耶穌真是「地上君王的元首」，我們哪一個決定會因此改變？同時，我們也要檢視自己的信仰是否停在「得到幫助」。《啟示錄》稱信徒為上帝的僕人、國度和祭司，那麼，我們的時間、能力與位置，正怎樣服侍祂？

今日華人信徒所面對的權力，散佈在政府、公司、家庭、學校、媒體、教會與演算法之中。它們會定義甚麼算為成功，甚麼值得害怕，甚麼話可以說。雖然中國、香港與海外處境各有差異，《啟示錄》第一章仍把同一個問題放在我們面前：哪一種力量正在奪取那原本只屬上帝的忠誠？

主啊，求祢收回我們被喧聲牽走的目光。我們害怕、急躁，或想以妥協換取安全時，求祢提醒我們：祢從死裏復活，祢仍掌權。願我們今日所言所行，都與祢的國相稱。



2

十一月二日
燈臺中行走的人子
啟示錄 1:9-20

9 我一約翰就是你們的弟兄，在耶穌裏和你們一同在患難、國度、忍耐裏有份的，為神的道，並為給耶穌作的見證，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島上。**10** 有一主日我被聖靈感動，聽見在我後面有大聲音如吹號，**11** 說：「把你所看見的寫在書上，寄給以弗所、士每拿、別迦摩、推雅推喇、撒狄、非拉鐵非、老底嘉那七個教會。」

12 我轉過身來要看看是誰的聲音在跟我說話。我一轉過來，看見了七個金燈臺；**13** 在燈臺中間有一位好像人子的，身穿垂到腳的長袍，胸間束著金帶。**14** 他的頭與髮皆白，如白羊毛，如雪；他的眼睛好像火焰，**15** 雙腳好像在爐中鍛鍊得發亮的銅，聲音好像眾水的聲音。**16** 他右手拿著七顆星，從他口中吐出一把兩刃的利劍，面貌好像烈日放光。

17 我看見了他，就仆倒在他腳前，像死人一樣。他用右手按著我說：「不要怕。我是首先的，是末後的，**18** 又是永活的。我曾死過，看哪，我是活著的，直到永永遠遠；並且我拿著死亡和陰間的鑰匙。**19** 所以，你要把所看見的事、現在的事和以後將發生的事，都寫下來。**20** 至於你所看見、在我右手中的七顆星和那七個金燈臺的奧秘就是：七顆星是七個教會的使者，七個燈臺是七個教會。」

約翰進入異象時，先稱自己是弟兄，與眾教會一同在耶穌裏有患難、國度和忍耐。這三個詞勾勒出《啟示錄》的門徒圖像：上帝的國已經臨到，信徒仍活在充滿壓力的世界，因此需要忍耐。患難沒有取消上帝掌權；忍耐是在壓力中仍忠於基督。

約翰身在拔摩島，原因是為了「上帝的道和耶穌的見證」。傳統常把拔摩理解為他受放逐之地；然而，經文更清楚的重點，是他的處境與見證有關。這使整個異象帶著牧養重量：說話的人自己正在承受忠信的代價，上帝的啟示正臨到這樣的人。

「主日」那天，約翰被聖靈感動。他先聽見大聲音，像號角，吩咐他把所看見的寫在書上，送給七個教會。這七個教會沿著小亞細亞



西部的交通路線排列，都是具體城市中的信仰群體。因此，異象從一開始就有公共性。約翰所看見的，不只安慰他個人，更要成為教會共同的眼睛。

當約翰轉身，他先看見七個金燈臺，然後才看見「一位好像人子」站在燈臺中間。次序很美。復活的基督沒有離開教會，祂就在燈臺中行走。教會可能弱小、受壓、內部混亂，甚至有些已接近屬靈死亡，但主仍在其中。七個燈臺後來被解釋為七個教會。燈臺本身不產生光，它的存在是承托光；教會的使命也是如此。教會的價值不在自我炫耀，而在承托基督的光，讓世界看見真正的主。

人子的形象大量吸收《但以理書》與舊約中神顯現的語言。長衣、金帶、白髮、火焰般的眼睛及光明的面貌，都把尊榮、聖潔、洞察與審判聚在一個形象之中。尤其白髮在《但以理書》中原本與「亙古常在者」相聯；約翰在這裏把相近的尊榮語言用在耶穌身上，帶出極高的基督論。這位曾被釘十字架的耶穌，現在以天上主宰的威榮站在教會中。

火焰般的眼睛宣告一件事：主看得見。以弗所外表勤勞卻失去起初的愛，祂知道；士每拿在貧窮與誹謗中受苦，祂知道；別迦摩、推雅推喇妥協的角落，祂知道。名聲可以遮掩屬靈實況，卻遮不住基督的目光。這目光嚴厲，卻也帶著安慰：無人知道的忠心，祂同樣看見。

人子口中出來的兩刃利劍，強調祂話語的審判能力。帝國的刀劍可以處決身體，基督的話卻判明真實。這為全卷書中的權力衝突定下標準。最終決定世界的是那真實的話；武器的多寡不能取得最後裁決權。正如後來第十九章的白馬騎士，仍以口中的劍施行審判。約翰不需要教會去模仿帝國的暴力；教會要持守見證，因為基督自己的話有最後權柄。

約翰一看見人子便仆倒，像死了一樣。這是人面對上帝榮耀時的自然反應。可是復活的主把右手按在他身上，說：「不要懼怕。」威嚴與觸摸放在一起，構成非常深的牧養圖像。祂是首先的、末後的，是那活著的；祂曾死過，如今活到永永遠遠，並拿著死亡和陰間的鑰匙。對受逼迫的教會來說，最可怕的威脅往往是死亡，而耶穌宣告：連死亡的門也在祂權下。

「鑰匙」象徵權柄。羅馬官員可以囚禁人，地方權勢可以把信徒逐出社會網絡，而死亡也像一道關上的門；復活的基督卻拿著死亡和二零二六年 十一月份



陰間的鑰匙。患難仍可能臨到，卻不能寫下最後結論；教會的盼望建立在那位已穿過死亡的主身上。

第一章到此形成一個清楚的畫面：寶座尚未出現，羔羊也要到第五章才正式出場，但教會首先得到的安慰是「主在燈臺中間」。屬靈生活容易把上帝想成遙遠的觀察者，《啟示錄》卻把基督畫在教會的中央。祂巡行、察看、說話、責備、安慰，也扶起仆倒的人。真正的教會更新，總是從重新看見這位主的時候開始。

第一章的人子形象，也為卜接下來的七封信定下語氣。每一封信都取用這個形象的一部分：火焰的眼睛、兩刃利劍、七靈和七星、聖潔真實、阿們。基督雖對不同的教會說不同的話，卻是同一位主。因此，牧養不能只有單一的處方；有些教會需要安慰，有些需要警告，有些需要重新醒來。

思想：

我們是否習慣用聚會人數、事工成績與稱讚來衡量教會？今天先問：基督是否在我們中間被尊為主？我們有沒有聽祂的話？若我們正處於壓力、孤單或不被理解的日子，請慢慢讀幾遍這句話：「不要懼怕。」說話的主近在燈臺中間，祂知道我們的限制與恐懼。若我們正承擔教會或家庭的責任，請把「一切都靠我們」的重擔交還給基督。祂在燈臺中行走；我們只是受託者。忠心足矣，控制一切並非使命。

華人教會同樣也容易把可見的穩定當成主同在的證據：堂會人數、物業、學校與社福機構、網絡流量、領袖聲望，都可能成為安全感。燈臺中的人子提醒我們，教會真正的中心仍是祂。制度可以調整，聚會形式可以改變，主仍察看每一處的忠心與疲倦。

主耶穌，求祢在我們的生活中行走。照亮我們逃避的角落，也記念無人知道的忠心。死亡、失敗或不確定感壓來時，提醒我們：鑰匙仍在祢的手裏。



3

十一月三日

守住真理，也守住起初的愛

經文：啟示錄 2:1-7

1 「你要寫信給以弗所教會的使者，說：『那右手拿著七顆星，在七個金燈臺中間行走的這樣說：**2** 我知道你的行為、勞碌、忍耐，也知道你不容忍惡人。你也曾察驗那自稱為使徒卻不是使徒的，看出他們是假的。**3** 你能忍耐，曾為我的名勞苦而不困倦。**4** 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責備你，就是你把起初的愛心拋棄了。**5** 所以你要回想你是從哪裏墜落的，並且要悔改，做起初所做的工作。你若不悔改，我要到你那裏去，把你的燈臺從原處挪去。**6** 然而你還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惡尼哥拉派的行為，這種行為也是我所恨惡的。**7** 凡有耳朵的都應當聽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得勝的，我必將神樂園中生命樹的果子賜給他吃。』」

七封書信從以弗所教會開始。以弗所是亞細亞省的重要城市，商業繁盛，宗教活動密集，以亞底米神廟聞名，並且與羅馬帝國的公共榮譽文化緊密相連。基督徒身處其中，需要不斷分辨自己可以參與甚麼，又該拒絕甚麼。耶穌向這個教會自我介紹為「右手拿著七顆星，在七個金燈臺中間行走的」。這稱呼承接第一章，旨在先提醒以弗所：那位在眾教會中巡行的主，才是教會真正的主人；地方領袖與城市權勢都居於祂之下。

主首先肯定他們的行為、勞碌和忍耐。他們不能容忍惡人，也曾試驗自稱使徒的人，看出其中的虛假。這個教會很重視真理，對錯誤的教導有辨識力。主還稱讚他們為祂的名忍耐，並沒有疲倦。若只看外在表現，以弗所幾乎是一個令人放心的教會：教義謹慎，服事勤奮，立場堅定，而且能承受壓力。

責備只有一句，卻很重：「你把起初的愛心拋棄了。」「起初」既指早期對基督與彼此的熱愛，也帶著「居首位」的意思。在約翰傳統中，愛主與愛弟兄姊妹是難以分割的。若一個群體對真理極其敏銳，對人卻越來越冷硬，那信仰就已經出問題了。

這是很尖銳的牧養提醒。正統可以成為驕傲的保護層。人在長期服事、對抗異端、承擔責任之後，容易把警醒變成猜疑，把分辨變成



苛刻，把忠誠變成只會指出別人的錯。以弗所沒有被偶像崇拜攻陷，卻可能在防守中失去了福音最初的溫度。主沒有因此否定真理的重要；祂反而把真理與愛重新放在一起。缺少真理的愛會失去方向，缺少愛的真理則會失去基督的形狀。

耶穌吩咐他們三件事：「回想」、「悔改」、「做起初所做的工作」。

「回想」是一種屬靈診斷，叫教會記起曾怎樣被恩典抓住，怎樣因基督喜樂，怎樣彼此服事；「悔改」是承認目前需要改變；「做起初所做的工作」是把愛帶回探訪、忍耐、寬恕、慷慨、傾聽與服事。警告同樣嚴肅：「你若不悔改，我要到你那裏去，把你的燈臺從原處挪去。」「燈臺」象徵教會的見證。這句話說明，一個教會即使教義很完整，也可能失去作為燈臺的資格。教會的存在是為了承托基督的光，維持機構自身則只能居於次位。若群體的真理只成為彼此定罪的工具，世界便難以從其中看見福音。

主同時稱讚他們「恨惡尼哥拉派的行為」。恢復愛並不等於撤去界線；七封信仍反覆警告：切勿偶像崇拜及與生活妥協。基督要教會在恩典中說真話，在真理中愛人。愛，要有方向；真理，也應帶著基督的溫度。

信的結尾轉向「得勝者」。得勝的人可以吃上帝樂園中生命樹的果子。這個應許把讀者從以弗所城市帶到《創世記》的伊甸園，也預先指向《啟示錄》第二十二章的新耶路撒冷。整卷書的救恩故事，是從失去生命樹走到重新得享生命樹。以弗所的教會若回到愛裏，就是在終末生命中預先生活。

起初的愛不等於初信時的情緒高潮；經過歲月，愛可以更深、更穩，更能承受現實。真正需要恢復的，是基督在生命中的首位，以及由此流出的彼此相愛。教會若常常回到十字架，記得自己怎樣被赦免，就比較不容易用真理作武器。那曾經愛我們、為我們流血的羔羊，才是所有分辨與教導的中心。

思想：

我們最近是否常常指出別人的問題，卻少有眼淚、禱告與付出？真理在我們手中，是成了光，還是成了證明自己優越的工具？回想一個「起初」：初信、初服事，或是單純愛主的日子。那時有哪些行動，如今卻悄悄停了？安靜的禱告、主動的關懷、不計回報的服事，也許正等著我們拾起。



香港教會近年的傷口也提醒我們，弟兄姊妹可能因政治判斷、移居選擇、對中國的看法，甚至一則社交媒體貼文而彼此疏遠。守住真理，不能以把對方簡化成標籤為代價。若我們只願愛「和我們想法相同的人」，起初的愛便已經被群體立場悄悄取代了。

主啊，求祢保守我們熱愛真理，也醫治我們心中的冷硬；賜我們清楚、耐心、眼淚與恩慈。求祢不容燈臺只剩外形，而失去了祢的光。



4

十一月四日
忠心至死的富足
經文：啟示錄 2:8-11

8 「你要寫信給士每拿教會的使者，說：『那首先的、末後的，死過又活了的這樣說：**9** 我知道你的患難和貧窮——其實你卻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稱是猶太人的所說毀謗的話，其實他們不是猶太人，而是撒但會堂的人。**10** 你將要受的苦，你不用怕。看哪！魔鬼要把你們中間幾個人下在監裏，使你們受考驗，你們要遭受苦難十日。你務要至死忠心，我就賜給你那生命的冠冕。**11** 凡有耳朵的都應當聽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得勝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

給士每拿教會的信很短，沒有一句責備，卻充滿了患難、貧窮與誹謗。復活的主向他們自稱是「首先的、末後的，死過又活了的」。面對死亡的威脅，祂先把自己的死亡與復活擺在教會面前。祂走過死亡，而死亡沒有留住祂。

士每拿是一座富裕而自豪的城市，與羅馬有著悠久的政治聯繫。城市生活中的公共忠誠、宗教節慶和商業網絡彼此交織，基督徒若拒絕某些宗教活動，可能會面對社會的排斥，甚至失去生計。耶穌說：「我知道你的患難和貧窮」，這個「知道」非常寶貴。受苦的人最怕自己的痛苦無人看見，主卻先說祂知道。

接著有一個括號般的判斷：「其實你卻是富足的」。士每拿的經濟處境很差，在基督眼中卻是富足的。這句話與後來給老底嘉教會的信形成鮮明對比：老底嘉自稱富足，主卻說它貧窮。兩封信一起拆穿了最常用的衡量標準——銀行數字、社會地位、資源多少，然而它們都不能完整說明一個人在上帝面前的狀態。士每拿看似甚麼都失去，卻保有最不能被奪走的財富：對基督的忠誠。



經文提到「自稱是猶太人……其實他們不是猶太人，而是撒但會堂的人」。這句話在歷史上曾被濫用來煽動反猶太情緒，所以閱讀時必須謹慎。約翰自己深受猶太經典與傳統塑造，耶穌和最早期教會也是從猶太群體而來。這裏涉及的是第一世紀地方宗教群體之間的衝突與誹謗，焦點在於某些反對基督徒的具體行動。若把這句話擴大為對整個猶太民族的定罪，不僅背離了文本處境，也違背了福音的倫理。

主沒有應許士每拿教會立刻脫離苦難。祂說魔鬼要把他們中間幾個人下在監裏，使他們遭受「十日」的患難。「十日」這個數字帶著有限的意味，也令人想起《但以理書》中那十日的試驗。細節可以討論，信息卻清楚：苦難有界線，邪惡的時間仍在上帝手中。

「你務要至死忠心，我就賜給你那生命的冠冕。」這裏的冠冕更像是競賽勝利者或節慶中的花冠，而不是帝王統治的王冠。士每拿人熟悉城市的榮譽文化，人皆希望得到公眾的稱讚，信徒卻被邀請追求另一種冠冕。世人可能判他們失敗，基督卻宣告忠心者真正得勝。

「至死忠心」是呼召信徒在忠誠與安全發生衝突時，絕不以否認主來換取自保。這份忠誠有時出現在極端處境，但更多時候是藏在普通的日子裏：不說謊、不參與不義、不因利益出賣人，也不因害怕失去位置而沉默。

結尾的應許是「得勝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第一次死亡仍可能臨到，第二次死亡卻無權控制屬基督的人。這個應許要到第二十章才充分展開。約翰把終末審判提前成為今日的安慰：羅馬可以威脅人的身體，死亡也可以暫時帶走生命，但復活的主掌握著更深遠的未來。

士每拿書信因此教導教會重新理解富足與安全。真正的安全，不等於環境永遠沒有危險，而是即使失去了外在保障，生命仍藏在復活



的主裏。真正的富足，不等於擁有很多選擇，而是有一份不能被市場、政權或死亡奪走的忠誠。這種福氣往往並不耀眼，卻非常堅固。

思想：

我們通常怎樣衡量「蒙福」？收入、健康、工作順利，常成了上帝同在的證明；然而，一遇艱難，心便動搖。這封給士每拿的信提醒我們：基督眼中的富足，遠深於外在條件。目前是否有一件事正在考驗我們的忠誠？也許那只是關乎利益、人情，或一句應當說出的真話。忠心，常在小處受考驗。

對一些中國境內信徒而言，忠心未必總以戲劇性的方式出現。它可能是在聚會、網絡、職場或教育環境受到限制與壓力時，仍拒絕用謊言換安全，不把恐懼變成苦毒，也不把受壓的弟兄姊妹留在孤單之中。基督所稱為富足的，常是外界看不見的這種忠誠。

主耶穌，祢曾死過，如今活著。在我們害怕失去時，求祢指明那不能被奪走的財富。求祢也記念因信仰受逼迫、被排斥的弟兄姊妹，賜他們勇氣與安慰。



5

十一月五日

在撒但座位旁守住名字

經文：啟示錄 2:12-17

12 「你要寫信給別迦摩教會的使者，說：『那有兩刃利劍的這樣說：**13** 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但座位之處；當我忠心的見證人安提帕在你們中間，在撒但所住的地方被殺之時，你還堅守我的名，沒有否認對我的信仰。**14** 然而，有幾件事我要責備你，就是在你那裏有人服從了巴蘭的教訓；這巴蘭曾教唆巴勒將絆腳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使他們吃祭過偶像之物，並且犯淫亂。**15** 同樣，你那裏也有人服從了尼哥拉派的教訓。**16** 所以，你當悔改；若不悔改，我很快就到你那裏來，用我口中的劍攻擊他們。**17** 凡有耳朵的都應當聽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得勝的，我必將那隱藏的嗎哪賜給他，並賜他一塊白石，石上寫著新的名字，除了那領受的以外，沒有人認識。』」

別迦摩是亞細亞重要的政治與宗教中心，城中除了有祭壇和神廟，也與皇帝崇拜密切相連。耶穌稱這裏為「撒但座位之處」；這個名稱可能令人想到宙斯祭壇、亞斯克勒庇俄斯或皇帝崇拜，而經文的重點更為清楚：這座城市集中呈現了那種要求人把終極忠誠交給帝國與偶像的權勢。

基督向教會自我介紹為「有兩刃利劍的」，這與羅馬地方官可能擁有的司法權形成強烈對照。人間的政權能以刀劍定罪，基督口中的劍卻代表最終的判斷。別迦摩的信徒要記得，最後的判決出自主的話；城市輿論與帝國法庭都沒有終極權柄。

主先肯定他們：「當我忠心的見證人安提帕在你們中間，在撒但所住的地方被殺之時，你還堅守我的名，沒有否認對我的信仰。」安提帕只在這裏被提到，歷史細節雖不多，但他得到一個極其尊貴的稱號：「忠心的見證人」。這個稱號在一章五節曾用於耶穌，安提帕的生命因此與基督的道路相連。他雖沒有成為政治勝利者，卻在天上的敘事中被記名。



「堅守我的名」與後文的「沒有否認對我的信仰」，說明別迦摩教會在公開的壓力下曾展現出真實的勇氣。名字在《啟示錄》中十分重要：獸有其名字和數字，得勝者將得到新名，上帝的名則寫在聖徒的額上。名字，代表著身分與歸屬。這個教會面臨的核心問題，也可以這樣表達：當不同的權勢都想在你身上留下標記，你究竟屬誰？

然而，外在的逼迫沒有擊倒他們，內部的妥協則正在侵蝕教會。主提到，他們中間有人持守巴蘭的教訓，也有人持守尼哥拉一黨的教訓。巴蘭的故事來自《民數記》，在後來猶太傳統中，常與引誘以色列人參與偶像祭宴和淫亂相聯。約翰借用這個名字，指出教會中有人主張可以比較輕鬆地融入周圍的宗教與社交生活。

古代城市的商業、行會、家庭與祭祀常是彼此交織的。拒絕偶像宴席，未必只是拒絕一項「宗教活動」，也可能意味著失去人脈、交易和升遷的機會。妥協因此顯得很有吸引力。人可以說：「心裏相信耶穌就好，外面的禮儀只是社交。」別迦摩的信息卻指出，身體參與甚麼、在誰的桌前吃喝、公開向誰表示忠誠，都會塑造人的信仰。敬拜從來不是只存在於心裏的私人感受。

主吩咐教會「當悔改」，否則祂要用口中的劍與那些人爭戰。這裏再次表明，最大的危機不一定來自外面。教會在逼迫中可能很剛強，在便利與利益面前卻慢慢失去界線。外在的敵意常常使身分變得清楚，舒適的妥協反而比較隱蔽。約翰要讀者看見，忠誠不只需要勇敢，更需要辨識。

給得勝者的第一個應許是「隱藏的嗎哪」。嗎哪讓人想到曠野中上帝的供應。若信徒因拒絕偶像宴席而失去某些社會資源，主應許有另一張桌子。真正養活上帝子民的是上帝的供應，帝國的宴席沒有這種終極能力。這個象徵也可以帶出末世宴席的盼望：現今的拒絕不是空白，忠心者正在等候那更豐盛的款待。

第二個應許是「白石」，上面寫著新名，只有領受的人知道。白石在古代有多種用途，經文沒有要求我們鎖定其中一種，卻清楚說明它的整體意義：基督親自賜下新的身分與歸屬。世界可以把信徒稱為失敗者、異類或麻煩製造者，主卻知道他們真正的名字。

別迦摩的信息把兩種忠誠放在一起：一種是在公開的壓力下不否認主，另一種是在日常的利益中拒絕與偶像分享忠誠。前者容易被看見，後者常發生在餐桌、合同、人情與習慣裏。教會需要兩種勇



氣。安提帕的名字被記下，給我們的提醒是：忠心可能暫時沒有掌聲，卻不會在上帝的記憶中消失。

思想：

我們的生活中，是否有一些「大家都這樣做」的事，正悄悄索取忠誠？妥協未必立刻叫人離開信仰，卻會磨薄界線。今天捫心自問兩件事：公開場合中，我們是否敢於承認基督？無人注意的利益選擇中，我們是否仍照祂的話行？兩處都是真實的見證。我們也許正被種種標籤困住：能力不足、失敗、麻煩、過時……請把這些名字放到白石旁邊。基督有權命名我們，也深知我們的忠誠。若有人因忠於信仰而失去機會，我們能否成為上帝供應的一部分，給予具體的支持？

華人社會重視人情、關係與群體和諧，這些文化特質可以承載恩典，同時也有可能使良心變得模糊。飯局、送禮、商業合作、職場應酬或家族期待，都會問我們：願意為了被接納而付出甚麼？這封給別迦摩的信提醒我們，忠誠常在這些看似普通的場合中被塑造出來。

主啊，求祢保守我們的名字屬於祢。在我們害怕被排斥時，賜下安提帕的勇氣；面對便利與誘惑時，賜下清醒。我們寧可失去眼前的利益，也不願意在敬拜中失去自己。



6

十一月六日

愛心增長時，界線仍要清楚

經文：啟示錄 2:18-29

18 「你要寫信給推雅推喇教會的使者，說：『神的兒子，那位眼睛如火焰、雙腳像發亮的銅的這樣說：**19** 我知道你的行為：愛心、信心、勤勞、忍耐；又知道你末後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20** 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責備你，就是你容忍那自稱是先知的婦人耶洗別教唆我的僕人，引誘他們犯淫亂，吃祭過偶像之物。**21** 我曾給她悔改的機會，她卻不肯悔改她的淫行。**22** 看吧，我要使她病倒在床上。那些與她犯姦淫的人若不悔改他們的行為，我也要使他們同受大患難。**23** 我又要殺死她的兒女，眾教會就知道，我是那察看人肺腑心腸的，我要照你們的行為報應各人。**24** 至於你們其餘的推雅推喇人，就是一切不隨從這教訓，不明白他們所謂撒但深奧之理的人，我告訴你們，我不會再把別的擔子放在你們身上。**25** 你們只要持守那已經有的，直到我來。**26** 那得勝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賜給他權柄制伏列國；**27** 他必用鐵杖管轄他們，如同打碎陶器，**28** 像我也從我父領受了權柄一樣。我又要把晨星賜給他。**29** 凡有耳朵的都應當聽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

推雅推喇在七城中的政治地位雖不算突出，卻以各種工商行會聞名。染料、金屬、皮革、陶器等行業，常有自己的社交與宗教活動，宴席也可能與祭神連在一起。對基督徒而言，信仰與工作難以分割為兩個互不相干的部分。參與行會可以帶來生計和人脈，拒絕某些儀式卻可能要付出實際代價。正是在這種環境中，復活的主以「眼睛如火焰、雙腳像發亮的銅」的形象說話。

主首先肯定推雅推喇教會的愛心、信心、服事和忍耐，甚至說他們「末後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這是一個有成長、有行動的教會；若只看服事的熱度，那確實很值得稱讚。然而，主那火焰般的目光看見另一面：教會容讓一位被象徵性稱為「耶洗別」的女先知，教導人參與偶像祭宴和淫亂。名字取自舊約亞哈王后耶洗別，重點在於她帶領上帝子民進入偶像崇拜。



經文所說的「淫亂」，很可能同時具有實際與象徵的意義。先知傳統常把敬拜偶像、對上帝不忠描寫為淫亂；而古代宗教宴席也可能伴隨放縱的行為。約翰的關切焦點很清楚：教會不能以屬靈知識、自由或現實需要為理由，把敬拜與生活分開。若參與行會宴席或商業往來，必須以某種方式向別的神祇表示忠誠，那麼再大的經濟利益也不能使這種參與變得中性。

主說祂曾給她時間，讓她悔改。審判之前，恩典先留下回轉的門。對跟隨她的人，主同樣呼召悔改。教會處理錯誤也需要這個節奏：在清楚指出罪的同時，也為回轉留下空間；因為責備的目的，是把人帶回真理與生命。

「我是那察看人肺腑心腸的」延續了火焰眼睛的意象。人可以向自己解釋妥協的理由，主卻看見人的動機。許多屬靈危機往往是從一句「這次應該沒有關係」開始的，經過日積月累，才走到明顯的裂口。為了生意、人情、關係或名聲，人慢慢把原本清楚的界線移動。推雅推喇的信息提醒我們，基督不只關心教會唱甚麼歌，也關心信徒在市場、飯局、職場與親密關係中怎樣活。

主又對沒有接受那教導的人說，祂不會再把別的重擔加給他們；他們只要持守已有的，直到祂來。這番話極具牧養的情懷。忠心有時已經讓人很累，所以主沒有把更多的規條壓在他們身上。祂要求的是持守。聖潔生活可以很實際：今天仍守住昨天所領受的福音，明天再守一天。

給得勝者的應許帶著《詩篇》第二篇的王權語言：他們要與基督一同分享治理萬國的權柄。這對於在行會與城市結構中缺乏權勢的信徒而言，是莫大的安慰。眼前看來，他們因拒絕妥協而失去影響力；在上帝的未來，他們卻與彌賽亞分享國度。約翰因此重新定義「有權柄的人」：忠於羔羊的人才真正分享祂的王權，迎合制度並不能取得這份權柄。

最後，基督應許賜下「晨星」。第二十二章 16 節說，耶穌自己就是「明亮的晨星」。得勝者最大的賞賜，最終落在基督自己；世俗的地位遠遠不足以與之相比。推雅推喇人可能為了工作機會與社會認同作選擇，主卻把更大的寶貝放在他們面前。當基督成為最深的渴望，界線才有力量被守住。

這封信揭露了一個常見的挑戰。教會可以在愛心與服事上增長，卻同時在教導與倫理上出現裂縫。基督的火焰目光把這兩面都看透。



熱心需要真理引導，真理也要結出愛與服事；屬靈生命不能只靠單一指標衡量。

這封推雅推喇的信還讓我們看見，錯誤教導常以「更深」的屬靈知識吸引人。經文提到有人自稱知道「撒但深奧之理」。人容易被祕密、特別、少數人才懂的知識吸引，彷彿越神祕就越屬靈。基督卻把忠心者帶回簡單的持守。真正深的信仰，不一定充滿新奇術語，而是常常表現在長久愛人、守約、拒絕偶像、耐心服事。

這也可成為讀《啟示錄》的提醒。倘若末世解經讓人越來越迷戀密碼、特殊知識和「只有我們知道」的優越感，卻沒有叫人更愛基督、更聖潔、更願意服事，它很可能已偏離這卷書的目的了。

思想：

我們是否把愛心等同凡事退讓？真正的愛會保護人免被罪吞噬，也敢在適當的時候把話說清楚。今天求主賜下溫柔與界線。在工作或社交中，是否有一些習慣已帶來良心不安？請先停止辯護，問一問：這件事正塑造我們成為怎樣的人？它是否正在削弱我們對基督的忠誠？若要求太多，心已疲憊，就把問題縮小：主已清楚交付我們甚麼？先守住它。忠心有時是停止分心，把最重要的事做好。放下對「特別答案」的追逐，回到已知的命令：愛神、愛人、誠實、守約。在普通的日子裏，活出深的真理。

家族禮俗也是華人基督徒經常面對的分辨場域。清明、婚禮、喪禮與祖先紀念，都牽涉孝道、親情與宗教象徵。成熟的信仰是我們需要尊重家人，也需要清楚自己向誰敬拜。溫柔與界線可以同行，忠誠也可以帶著尊親與耐心。

主耶穌，求祢以火焰般的眼睛鑒察我們。保守我們在愛心、信心與服事上成長，也在現實壓力中守住聖潔。我們疲倦時，求祢提醒我們：祢記得每一份忍耐。



7

十一月七日
名聲活著，靈魂卻沉睡
經文：啟示錄 3:1-6

1 「你要寫信給撒狄教會的使者，說：『那有神的七靈和七顆星的這樣說：我知道你的行為，就是名義上你是活的，實際上你是死的。2 你要警醒，堅固那些剩下、快要死的，因為我發現你的行為，在我神面前沒有一樣是完全的。3 所以，要記得你所領受和聽見的；要遵守，並要悔改。你若不警醒，我必如賊一樣來到；我幾時來到你那裏，你絕不會知道。4 然而，在撒狄你還有幾位是未曾污穢自己衣服的，他們會穿白衣與我同行，因為他們是配穿的。5 得勝的必這樣穿白衣，我也不從生命冊上塗去他的名；我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的眾使者面前，宣認他的名。6 凡有耳朵的都應當聽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

撒狄是一座有輝煌過去的城市。它曾以財富和堅固地勢聞名，城堡建在高處，人人看來難以攻破。然而在歷史上，撒狄曾因守衛鬆懈，兩次在夜間被敵軍攀上攻陷。這段城市記憶使耶穌的命令「要警醒」顯得格外有力量。今天的教會也可能像這座城市一樣，依靠過去的名聲，自以為安全，卻沒有察覺屬靈生命正在衰弱。

主開門見山地說：「我知道你的行為，就是名義上你是活的，實際上你是死的。」撒狄教會最大的危機，就在於名聲與真實之間的距離。聚會可以正常，活動可以不少，歷史也可以悠久；主卻看見內裏是否仍有警醒、悔改與真實的依靠。宗教的外殼能維持很久，生命卻可能已在沉睡之中了。

「你要警醒，堅固那些剩下、快要死的」這句主的話帶來盼望。撒狄尚有「剩下」的東西可以被堅固。屬靈衰弱未必等於一切結束。



只要仍願意聽見基督的聲音，悔改仍有可能。教會更新常從誠實開始：停止只談自己的優點，承認有些東西正在死去。

主說祂沒有看見他們的行為，在上帝面前是完全的。這裏的「完全」帶有完成、充足的意思。撒狄也許做了不少事，卻沒有把所領受的信仰活到底。開始容易，完成困難。人可以有很多屬靈計畫、事工口號、年度目標，卻在沒有掌聲時失去持續。基督看重的是整體忠誠，而不只是醒目的開始。

因此主吩咐：「要記得你所領受和聽見的；要遵守，並要悔改。」

「記得」再次出現在七封信中。基督徒的更新，常是從回到已領受的福音開始的；新奇本身沒有更新生命的能力。撒狄教會需要記得起初他們怎樣聽見基督、怎樣回應恩典，然後付諸「遵守」。聽見卻不遵行，久而久之會產生屬靈麻木。

主又說，若不警醒，祂要像賊一樣臨到。這句話借用耶穌傳統中的末世警告，也與撒狄曾因守望鬆懈而失守的歷史格外貼合。正因人不知道那時刻，便更要活在準備中。警醒沒有祕密時間表，只要把今天整理好。

信中仍提到，撒狄還有幾名沒有污穢自己衣服的人，他們要穿白衣與主同行。少數忠信者提醒我們，不要因整體環境低迷，便認定忠心已是不可能之舉。上帝知道名字。即使一個群體的屬靈氣候令人失望，個人仍可以選擇保持潔淨，持守信仰。

白衣在《啟示錄》中與潔淨、得勝和天上敬拜相連。得勝者的名字不會從生命冊上被塗抹，基督要在父和眾天使面前承認他的名。撒狄人非常重視城市名聲，主卻把他們帶到另一個問題：你的名字在天上如何被認識？世人的認可會迅速改變，基督的承認才是最後的榮耀。

撒狄的信息特別適合有歷史、有制度、有聲望的教會，同樣也適合信主多年的個人。過去的經歷很寶貴，卻不能代替今天的生命。昨



日的禱告不能自動成為今日的禱告，曾經的熱心也不能替代現在的忠誠。主在意的是，此刻是否仍有生命。

思想：

若拿掉履歷與名聲，只剩今天，我們的屬靈生命仍是活的嗎？我們仍然真實地禱告、聽道、悔改、愛人，還是靠著往日的經歷支撐形象？主說要「堅固那些剩下的」。我們無須在一天之內修好全部。先找出一件仍有生命、卻正在衰弱的事：禱告、讀經、家庭關係或服事的初心，細心照顧它。

有歷史的華人教會尤其需要聽撒狄的信息。百年堂會、名校、神學院、社福機構，以及過去的復興故事，都值得感恩；然而，今日的生命仍需由今日的禱告、悔改與服事來支撐。傳統若只剩品牌與回憶，下一代很快便會感受到其中的空洞。

主啊，求祢救我們脫離靠名聲生活的危險。沉睡的，求祢喚醒；衰微的，求祢扶持。願我們在祢面前成為真實的人。



8

十一月八日

小小力量，敞開的門

經文：啟示錄 3:7-13

7 「你要寫信給非拉鐵非教會的使者，說：『那神聖、真實的，拿著大衛的鑰匙，開了就沒有人能關，關了就沒有人能開的這樣說：8 我知道你的行為。看哪，我在你面前給你一個敞開的門，是沒有人能關的。我知道你有一點力量，也遵守我的道，沒有否認我的名。9 那屬撒但會堂的，自稱是猶太人，其實不是猶太人，而是說謊話的，我要使他們來到你腳前下拜，使他們知道我已經愛你了。10 因為你遵守了我堅忍的道，我也必在普天下人受試煉的時候保守你免受試煉。11 我必快來，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奪去你的冠冕。12 得勝的，我要使他在我的殿中作柱子，他必不再從那裏出去。我又要把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一從天上我神那裏降下來的新耶路撒冷，和我的新名，都寫在他上面。13 凡有耳朵的都應當聽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

非拉鐵非教會與士每拿教會一樣，沒有受到主的責備。耶穌向他們自我介紹為「那神聖、真實的，拿著大衛的鑰匙」的一位。這語言取自《以賽亞書》第二十二章，原本描述掌管王室門戶的權柄。基督如今擁有真正的鑰匙：祂開了就沒有人能關，關了就沒有人能開。對一群力量微小、可能遭受排斥的信徒而言，這是非常直接的安慰。

主說：「看哪，我在你面前給你一個敞開的門，是沒有人能關的。」這扇門首先指向基督以大衛的鑰匙所開啟的國度與上帝同在。非拉鐵非的信徒或許被拒於某些宗教與社會門戶之外，基督卻宣告：祂所開的，沒有人能關。人的排斥不能取消祂的接納；而教會的見證也從這份穩固的歸屬中展開。

主又說：「我知道你有一點力量，也遵守我的道，沒有否認我的名。」這句話沒有責怪他們力量小。基督衡量教會時，資源多少並不是首要標準。祂看重的是怎樣使用有限的力量。非拉鐵非教會沒



有巨大勢力，卻在壓力中守住主的道與主的名。這種忠心在《啟示錄》中就是得勝。

經文再次提到他們與地方猶太群體的衝突，語氣與寫給士每拿教會的信相似。閱讀時，仍要避免把第一世紀的具體爭議，延伸成對整個民族的敵意。信中的應許是，曾經排斥信徒的人，有一天會知道基督愛祂的教會。重點在於基督的公開承認。被人否定的群體，不需要靠仇恨證明自己；主自己會顯明誰屬於祂。

第 10 節說：「因為你遵守了我堅忍的道，我也必在普天下人受試煉的時候保守你免受試煉。」這句話歷來被納入不同的末世時序。七封信直接的牧養重點仍是忠心與保守：非拉鐵非教會已經持守忍耐，主也知道怎樣在試煉中保守屬祂的人。

第 11 節說：「我必快來，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奪去你的冠冕。」再次，主的再來所生出的倫理是持守，躁動與猜測都偏離這個方向。非拉鐵非教會已經做得不錯，現在的呼召很樸素：不要鬆手。很多時候，信仰的成熟乃表現在漫長日子中不放棄已經知道是對的事，無須靠驚天動地的新事來證明自己。

基督給得勝者的應許十分豐富，祂要叫祂在上帝的殿中作柱子，永不再出去。非拉鐵非所在區域曾受地震影響，人們可能需要離城避難；「永不再出去」的應許因此帶著安穩的色彩。地上的城市會震動，上帝的居所卻不再搖動。曾經覺得自己無足輕重的人，要成為殿中的柱子。

主還要把上帝的名、上帝城的名，就是從天而降的新耶路撒冷，以及基督的新名，都寫在得勝者身上。這些「名字」宣告了新的歸屬：城市可能拒絕你，群體可能把你逐出，基督卻把自己的名與上帝之城的名都寫在你身上。信徒最深的身分，從不由任何地上機構頒發。

非拉鐵非的信息有一種溫柔而堅定的力量。縱使力量微小，仍可忠心；縱使人的門關上，主所開的門依然敞開。教會容易追逐更多的資源、更高的能見度，以及更強的影響力，基督從不忽略稱讚一群守住祂話語的人；開門的權柄在祂手中。這也鼓勵教會成為替人開門的群體。若基督接納那些被排斥的人，教會便不應只保護自己的舒適圈；教會要在真理中給人進入、成長和服事的空間。



思想：

我們是否因「力量太小」而認定自己無法服事？時間、金錢與能力也許有限，但更重要的問題是，我們是否把手上的一點力量忠心交給主？當人的門向我們關上，不必焦急撞門；因為基督拿著大衛的鑰匙，祂所開的國度與同在，是沒有人能關的。被人拒絕，不等於被祂拒絕。

香港不少堂會在移民潮之後面對著會眾、同工與下一代流失的情況，留下的人容易覺得力量更小。給非拉鐵非教會的安慰很貼近這種處境：主沒有因教會變小而輕看不顧。小小力量若仍守住主的道，仍可以成為一扇門——服事長者，陪伴留下的家庭，也連結已移居海外的肢體。

主耶穌，祢拿著真正的鑰匙。求祢保守我們，不靠人的接納來定義自己。賜力量給我們持守已有的，在小事上忠心，在等待中忍耐。



9

十一月九日

富足幻覺與門外的主

經文：啟示錄 3:14-22

14 「你要寫信給老底嘉教會的使者，說：『那位阿們、誠信真實的見證者、神創造的根源這樣說：**15** 我知道你的行為，你也不冷也不熱；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熱。**16** 既然你如溫水，也不冷也不熱，我要從我口中把你吐出去。**17** 你說：我是富足的，已經發了財，一樣都不缺，卻不知道你是困苦、可憐、貧窮、瞎眼、赤身的。**18** 我勸你向我買從火中鍛鍊出來的金子，使你富足；又買白衣穿上，使你赤身的羞恥不露出來；又買眼藥抹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見。**19** 凡我所疼愛的，我就責備管教。所以，你要發熱心，也要悔改。**20** 看哪，我站在門外叩門，若有聽見我聲音而開門的，我要進到他那裏去，我與他，他與我一起吃飯。**21** 得勝的，我要賜他在我寶座上與我同坐，就如我得了勝，在我父的寶座上與他同坐一般。**22** 凡有耳朵的都應當聽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

老底嘉城是七城中的最後一站，也是最令人震動的一封信。這座城市富裕，以金融、羊毛紡織與醫療聞名，古代資料也常把附近地區與眼科藥物聯繫起來。城市在地震後有能力以自身財力重建，顯出強烈的自足感。耶穌正是在這種背景下說：「你說：我是富足的，已經發了財，一樣都不缺，卻不知道你是困苦、可憐、貧窮、瞎眼、赤身的。」

主自稱為「阿們、誠信真實的見證者、神創造的根源」。老底嘉教會需要的第一件事是真實；這個教會的問題不只是行為差，更是自我認識完全失準。它看自己很成功，基督看見的卻是深度貧乏。屬靈危機最危險的階段，往往是人已經失去感覺，甚至把疾病當作健康。

「你也不冷也不熱」最直接描寫了令人厭棄、失去功用的狀態。有人聯想到附近希拉波立的熱泉與歌羅西的清涼水源；無論這是否約翰刻意的背景，經文的重點都很清楚：老底嘉自覺



富足，實際上卻沒有成為主所喜悅的教會。忙碌與資源，並不能代替屬靈的功用。

基督用城市最熟悉的三種資源，反過來勸告他們：向祂買火煉的金子，好真正富足；買白衣穿上，好遮蓋赤身；買眼藥擦眼睛，好使能看見。這是一種帶諷刺意味的醫治語言。金融中心需要真正的財富，紡織城市需要真正的衣服，擅長醫療的地方需要真正的眼藥。人最自豪的地方，也可能最需要主的救治。

「向我買」當然不是用金錢購買恩典。這句話與先知傳統中邀請人白白領受上帝供應的語言相近。它要老底嘉承認自己缺乏，放下自足。屬靈更新的第一步往往很簡單，同時也很困難：承認「我需要」。只要人仍堅持自己一樣都不缺，就不會真正尋求醫治。

接著主說：「凡我所疼愛的，我就責備管教。所以，你要發熱心，也要悔改。」嚴厲的話由愛包圍。基督對老底嘉的揭露，是出於祂對這個教會仍未止息的愛，而不是為了帶來羞辱。被主責備有時反倒是恩典；真正危險的狀態，是人再也聽不進任何提醒。

著名的一句話：「看哪，我站在門外叩門」，就是在這個背景下出現的。這句話的原初對象是教會。叩門者是歸來的家主，在召僕人警醒開門，也邀請他們同席。令人不安的是，當聚會、制度與活動仍可照常運作，主卻被留在門外。然而，祂仍然叩門；這是警告，也是恩典。

在古代世界，「同坐」代表關係、接納與共享生命，也遙指羔羊的婚宴。耶穌召老底嘉恢復與祂的團契。信仰一旦失去這份相交，就很快只剩下自我運作；「悔改」，就是聽見家主的聲音時立即開門，回到祂的桌前。

最後，得勝者要與基督同坐寶座，如同基督得勝後與父同坐寶座。這是七封信中最高峰的應許之一。老底嘉自以為已擁有地上的富足與地位，主卻把真正的王權放在他們面前。道路從承認貧窮開始，終點卻是與基督一同坐席，同享國度。

思想：

我們容易在哪一方面說「我們一樣都不缺」？學識、經驗、資源、服事能力，甚至多年的信仰資歷，都可能築起自足的圍



牆。今天求主指出我們一處真實的貧乏。想像主正站在門外叩門。我們的生活中，是否有一個房間仍向祂關閉？也許是金錢、時間、情緒、關係，或一個不肯鬆手的計畫。若有人帶來令人不舒服的提醒，先別反駁。安靜問主：其中是否有祢的叩門聲？

華人中產生活很容易把「自足」包裝成「成熟」：有房產、有學歷、有專業、有保險、有移民選項，似乎便可以掌握未來。這些安排有其價值，卻無法代替與基督同席。這封寫給老底嘉的信提醒我們，自己擁有的資源越多，越需要誠實承認自己的貧乏。

主耶穌，感謝祢仍然叩門。求祢醫治我們的自欺，賜下真實的眼光。我們渴望與祢同席；外表的富足，不能代替相交。



10

十一月十日

寶座仍在中央

經文：啟示錄 4:1-11

1 這些事以後，我觀看，看見天上有一道門開著。我頭一次聽見的那好像吹號的聲音對我說：「你上這裏來，我要把此後必須發生的事指示你。」**2** 我立刻被聖靈感動，見有一個寶座安置在天上，有一位坐在寶座上。**3** 那坐著的，看來好像碧玉和紅寶石；又有彩虹圍著寶座，光彩好像綠寶石。**4** 寶座的周圍又有二十四個座位，上面坐著二十四位長老，身穿白衣，頭上戴著金冠冕。**5** 有閃電、聲音、雷轟從寶座中發出。在寶座前點著七支火炬，就是神的七靈。**6** 寶座前有一個如同水晶的玻璃海。寶座的周圍，四邊有四個活物，遍體前後都長滿了眼睛。**7** 第一個活物像獅子，第二個像牛犢，第三個的臉像人臉，第四個像飛鷹。**8** 四個活物各有六個翅膀，遍體內外都長滿了眼睛。他們晝夜不住地說：「聖哉！聖哉！聖哉！主—全能的神；昔在、今在、以後永在！」**9** 每逢四活物將榮耀、尊貴、感謝歸給那坐在寶座上、活到永永遠遠者的時候，**10** 二十四位長老就俯伏敬拜坐在寶座上活到永永遠遠的那一位，又把他們的冠冕放在寶座前，說：**11** 「我們的主，我們的神，你配得榮耀、尊貴、權柄，因為你創造了萬物，萬物因你的旨意被創造而存在。」

七封信之後，異象忽然向天上打開。約翰看見一扇敞開的門，聽見像號角的聲音，隨即「被聖靈感動」，被帶到寶座前。第四章要改變讀者觀看世界的角度。當地上的七城各有權力、宣傳與壓力，天上的異象先讓教會看見：中央有一個寶座，有一位坐在寶座上。

「寶座」是本章最重要的詞彙之一，而在整卷《啟示錄》中更反覆出現。當時的羅馬世界充滿王權象徵，皇帝被尊為世界秩序的中心；約翰卻以天上的寶座重新安排政治想像。真正的中心不在羅馬。上帝的主權先於所有地上政權，也高於它們。這也要求教會正視政治現實；只是若沒有先看見天上的寶座，地上的聲勢便很容易令人陷入害怕或迷惑之中。



約翰沒有直接描繪上帝的形貌，只以寶石般的光彩、彩虹和環繞的榮耀來表達。這種節制承接了舊約對上帝超越性的敬畏；上帝可以被認識，卻不能被人掌握。此外，「彩虹」令人想起挪亞之約；在審判意象尚未大量展開以前，寶座周圍已有盟約與信實的記號。寶座周圍有二十四位長老。關於他們的身分，歷來有不同的理解；然而，經文更清楚呈現的是他們在異象中的角色：穿白衣，戴冠冕，俯伏敬拜，並把冠冕放在上帝面前。身分細節可以保留謙卑，敬拜的動作卻十分清楚。

冠冕被放在寶座前，這是很有力量的政治神學。長老確實擁有尊榮，卻知道這份尊榮從何而來。所有被造的權柄，在創造主面前都只能是受託者。人一旦把自己的冠冕抓緊，便容易把恩賜變成所有權，把職分變成身分崇拜。天上的敬拜卻反覆做一件事：把榮耀歸還給源頭。

四個活物帶著《以西結書》與《以賽亞書》中的「神顯現」意象。獅、牛、人、鷹般的形象，有人把它們理解為受造界的代表。它們遍體長滿眼睛，晝夜不停地稱頌：「聖哉！聖哉！聖哉！主—全能的神；昔在、今在、以後永在！」敬拜首先宣告上帝是誰。當世界用無數聲音告訴人「甚麼最重要」，敬拜讓我們重新校正價值次序。

本章另一個核心是「創造」。長老稱頌上帝配得榮耀、尊貴、權柄，因為祂創造了萬物，萬物因祂的旨意而存在。《啟示錄》的神學，深深以創造主為中心。若上帝是創造主，世界就不屬於帝國、企業、強人或市場；受造界也不是可以任意掠奪的資源。創造信仰本身就帶有對偶像權力的批判。

寶座前，有一個像水晶般的玻璃海。古代與舊約傳統中，海常帶著混沌與威脅的聯想；在上帝面前，海卻平靜如玻璃。後來獸要從海中上來，但本章先讓讀者知道，海已在寶座前。邪惡尚未消失，卻從來沒有與上帝形成勢均力敵的二元對抗。

天上敬拜的場景常出現在全卷書的重要轉折處，如同一段神學評論，幫助讀者理解接下來的事件。在印、號、碗帶來震動之前，先有敬拜。這個次序很重要。教會若只讀災難，很容易恐慌；約翰先把人安置在寶座前。審判與歷史衝突，都要在「上帝仍掌權」的框架中閱讀。



思想：

今天，有哪些事情坐上了我們心中的「寶座」？難題、工作、某個人或政治事件，都可能大得遮住了上帝。第四章邀請我們抬頭，重新看清它的位置。我們也可學習長老，把自己的「冠冕」放下。最近，是否有一項成就、身分或能力被抓得太緊？為它向上帝感恩，就是承認它不屬於自己；這樣，我們便能鬆開手，把它當作上帝的託付來持守。焦慮湧來時，先以一句敬拜截住最壞的想像：「主啊，祢仍在寶座上。」

我們也要當心，別讓新聞成為另一個寶座。政策變動、戰爭、選舉、經濟下行、樓市、移民等種種消息，都可以整日佔據我們的心思。關心公共世界是我們的責任，然而若把盼望完全綁在某一個結果上，我們的心便失去自由。敬拜把我們帶回更深的現實，我們可以關心，可以參與，可以哀哭，同時也可以拒絕把任何政治結果當作救主。

聖哉、聖哉、聖哉，全能的主！世界彷彿失控時，求祢提醒我們，寶座沒有空著；我們自以為重要時，求祢提醒我們，一切都從祢而來。



11

十一月十一日
獅子原來是被殺的羔羊
經文：啟示錄 5:1-14

1 我看見坐在寶座那位的右手中持有書卷，正反面都寫著字，用七個印密封著。2 我又看見一位大力的天使大聲宣告說：「有誰配展開那書卷，揭開那七個印呢？」3 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沒有人能展開、能閱覽那書卷。4 因為沒有人配展開、閱覽那書卷，我就大哭。5 長老中有一位對我說：「不要哭。看哪，猶大支派中的獅子，大衛的根，他已得勝，能展開那書卷，揭開那七個印。」6 我又看見寶座和四個活物，以及長老之中有羔羊站著，像是被殺的，有七個角七隻眼睛，就是神的七靈，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7 這羔羊前來，從坐在寶座上那位的右手中拿了書卷。8 他一拿了書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長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著琴和盛滿了香的金爐；這香就是眾聖徒的祈禱。9 他們唱新歌，說：「你配拿書卷，配揭開它的七印；因為你曾被殺，用自己的血從各支派、各語言、各民族、各邦國中買了人來，使他們歸於神，10 又使他們成為國民和祭司，歸於我們的神；他們將在地上執掌王權。」11 我又觀看，我聽見寶座和活物及長老的周圍有許多天使的聲音；他們的數目有千千萬萬，12 大聲說：「被殺的羔羊配得權能、豐富、智慧、力量、尊貴、榮耀、頌讚。」13 我又聽見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滄海裏和天地間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說：「願頌讚、尊貴、榮耀、權勢，都歸給坐在寶座上的那位和羔羊，直到永永遠遠！」14 四活物就說：「阿們！」眾長老也俯伏敬拜。

第五章延續天上的寶座異象。約翰看見坐寶座者右手拿著書卷，內外都寫著字，用七個印封嚴。古代書卷若被封印，除了意味著內容



尚未公開，也象徵著權柄與合法性。這卷書在《啟示錄》中承載著上帝對歷史的旨意。然而，實際的問題是：誰「配」展開它？單憑力量最大，並不足以取得這份資格。因為天上、地上、地底下都找不到合資格者，約翰就大哭了。

這哭聲很有份量。若沒有一位配得展開書卷，歷史的苦難似乎就永遠沒有答案，殉道者的血無法得著伸冤，邪惡也沒有終局。這時，一位長老安慰約翰，說：「不要哭。看哪，猶大支派中的獅子，大衛的根，他已得勝」；「獅子」與「大衛的根」喚起人對彌賽亞王權與勝利的期待，讀者也準備看見一位強大的征服者。

然而約翰「看見」的，竟是一隻像被殺過的羔羊。這是全卷書最重要的轉折之一：他聽見獅子，卻看見羔羊。彌賽亞確實得勝，但祂的得勝方式乃是由十字架定義。大衛的王權在基督身上，以犧牲、忠信與復活得到完成。

羔羊雖「像被殺過」，卻站立著。傷痕沒有被抹去，死亡卻已被穿越。基督復活後，仍以被殺者的身分被認出。十字架沒有成為升高後需要忘掉的羞辱，反而成為祂王權的永恆記號。這也提醒教會，天上的榮耀不會把地上的忠信苦難宣告為徒然。

羔羊有七角七眼。「角」象徵能力，「七」帶著完全的意味；「七眼」被解釋為上帝的「七靈」，奉差遣往普天下去。這是一個奇異卻充滿神學力量的形象：被殺的羔羊同時擁有完全的能力與完全的洞察。祂的能力在捨己中顯出真正的權柄，遠超人以強硬來否定脆弱的想像。

當羔羊從坐寶座者的手中接過書卷，天上的敬拜立刻擴大。四活物和二十四長老都俯伏敬拜，唱著「新歌」，宣告羔羊配得，因為祂曾被殺，用自己的血從各支派、各語言、各民族、各邦國中買了人來歸於上帝，使他們成為國民和祭司。救贖具有普世的幅度；羔羊



建立的群體跨越族群與語言，也承接了第一章「國度與祭司」的身分。

這段敬拜在羅馬帝國的處境下，帶有鮮明的對照。帝國用征服建立秩序，皇帝透過軍事與政治權力得到稱頌；羔羊則因被殺而被宣告配得。第四至五章的敬拜把榮耀先歸給創造主，然後擴展到羔羊，形成對地上皇帝崇拜的根本挑戰。誰真正配得全地敬拜？答案指向為人捨命的羔羊；而掌握暴力的人並沒有因此取得配受敬拜的資格。

敬拜的圓圈不斷擴大，從活物、長老，到千千萬萬的天使，最後連在天地間和海中一切受造物，都向坐寶座者和羔羊頌讚。第五章為全卷書的終局提供一幅預演。現在世界仍有抵抗與偶像，但創造最終要歸向真正的敬拜。

教會因此得到一個關於「如何得勝」的標準。後來第十二章說，聖徒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見證的道勝過龍，甚至不愛惜性命。基督徒的見證沿著羔羊道路展開。這並不排斥公共責任或對不義說真話，卻拒絕用邪惡的方式追求上帝的目的。

更值得注意的是，約翰沒有看見羔羊把傷口藏起來。祂站立，卻仍「像是被殺過」。在上帝的國度中，傷痕可以被救贖，卻不必被否認。受過傷的人不需要假裝甚麼都沒有發生；復活的盼望能把傷痕帶進新的意義中。

思想：

我們期待的「得勝」是甚麼？如果只想到壓倒對手、證明自己、掌握局面，我們便仍在借用帝國的語言。再看羔羊；祂的傷痕，也是祂的榮耀。我們是否願意以忠信、忍耐與捨己處理衝突？這條路並不軟弱；羔羊有七角，祂的能力在十字架上顯明。試著把對未來的



焦慮放到書卷前。我們雖不知道每一頁如何展開，但深知書卷在羔羊手中。

在政治爭議、教會衝突與網絡論戰中，華人信徒也許會把「贏」理解為壓倒對方、證明自己正確，甚至使另一方失去聲音。然而，第五章把羔羊放在中心——基督的得勝帶著傷痕、忠信與捨己，跟隨祂的人也要學習用這種力量去說話與行動。

主耶穌，祢配得。求祢重寫我們對成功的理解，保守我們不靠傷害別人來證明自己。願我們的言語與選擇，都帶著羔羊的樣式。



12

十一月十二日
當世界震動，誰能站立？
經文：啟示錄 6:1-17

1 我看見羔羊揭開七個印中第一個印的時候，聽見四活物中的一個活物，聲音如雷，說：「你來！」2 我就觀看，看見一匹白馬，騎在馬上的拿著弓，並有冠冕賜給他。他出來征服，勝而又勝。
3 羔羊揭開第二個印的時候，我聽見第二個活物說：「你來！」4 就另有一匹馬出來，是紅色的；有權柄賜給了那騎馬的，要從地上奪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殺；他又接受了一把大刀。
5 羔羊揭開第三個印的時候，我聽見第三個活物說：「你來！」我就觀看，看見一匹黑馬；騎在馬上的，手裏拿著天平。6 我聽見在四個活物中似乎有聲音說：「一個銀幣買一升麥子，一個銀幣買三升大麥；油和酒不可糟蹋。」
7 羔羊揭開第四個印的時候，我聽見第四個活物說：「你來！」8 我就觀看，看見一匹灰色馬；騎在馬上的，名字叫作「死」，陰間也隨著他；有權柄賜給他們，可以用刀劍、饑荒、瘟疫、野獸，殺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
9 羔羊揭開第五個印的時候，我看見在祭壇底下有曾為神的道，並為作見證而被殺的人的靈魂，10 大聲喊著說：「神聖真實的主宰啊，你不審判住在地上的人，為我們所流的血伸冤，要到幾時呢？」11 於是有白袍賜給他們各人；又有話吩咐他們還要歇息片刻，等到與他們同作僕人的，和他們的弟兄，像他們一樣被殺的人的數目湊足的時候。
12 羔羊揭開第六個印的時候，我看見地大震動，太陽變黑像粗麻布，整個月亮變紅像血，13 天上的星辰墜落在地上，如同無花果樹被大風搖動，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樣。14 天就裂開，好像書卷被捲起來；山嶺海島都被移動離開原位。15 地上的君王、臣宰、將軍、富戶、壯士，和一切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巖石穴裏，16 向山和巖石說：「倒在我們身上吧！把我們藏起來，躲避坐寶座者的臉面和羔羊的憤怒；17 因為他們遭憤怒的大日子到了，誰能站得住呢？」



羔羊開始揭開書卷的印。前四個印出現著名的四騎士：白、紅、黑、灰馬，這四匹馬依次奔出。歷史上，人們常把它們直接對應某些現代戰爭、政權或人物；然而，文本本身更像是把反覆出現在人類歷史中的征服、戰爭、饑荒與死亡，濃縮成四幅圖畫。它們揭露了一個受罪惡與暴力所支配的世界，不能被縮成新聞密碼。

第一匹白馬的解釋最具爭議。有人把騎士理解為基督或福音，也有人按四騎士整體的負面序列，理解為征服與帝國擴張。若從後三騎士明確帶來戰爭、饑荒與死亡的結構看，把第一騎士視為征服的力量則較為自然。「弓」與「冠冕」描繪擴張的權力，它「勝了又要勝」。這種勝利語言也刻意與羔羊的得勝形成對照：世界的征服造成死亡，羔羊的得勝則從被殺中帶來生命。

第二匹紅馬奪去地上的和平，使人彼此相殺。約翰沒有把帝國所宣稱的和平浪漫化。羅馬常以「羅馬和平」自我讚頌，但和平若建立在征服與威嚇之上，其深處則仍埋藏著暴力。

第三匹黑馬帶來糧價暴漲，一天的工資只夠買極少的基本糧食，而油和酒似乎仍被保留。這幅圖像也可能暗示著危機中的經濟不平等：窮人為基本食物掙扎，某些較高價的商品仍然存在。

第四匹灰馬的騎士名叫「死」，陰間跟隨他。「刀劍、饑荒、瘟疫、野獸」，帶出舊約的審判語言。四騎士共同說明，罪惡世界的秩序會產生死亡。值得注意的是，他們的權柄仍是被「賜給」的，而且範圍是有限的。啟示錄沒有把邪惡描繪成與上帝同等的力量；即使歷史上出現可怕的災難，寶座仍然存在。

第五個印把鏡頭從地上的災難轉到祭壇下面。殉道者因上帝的道和所作的見證而被殺，他們呼喊：「要到幾時呢？」這是聖經中非常誠實的禱告。信仰沒有要求受害者假裝痛苦不重要，也沒有禁止人向上帝追問公義何時來到。詩篇和先知書都保存這類呼喊。真實的信心，有時會把「要到幾時」的呼喊帶到上帝面前，而無須把自己壓成安靜無聲。

殉道者各人得到白袍，並被告知還要歇息片刻，直到同作僕人的數目湊足為止。上帝先給予他們身分與安慰，歷史則仍要再走一段。

「白袍」正是他們在上帝面前被認可的宣告。人間法庭也許判他們有罪，天上卻已經為他們平反。儘管等待仍然存在，但這等待已不再是沒有意義的空白。



第六個印揭開時，出現了宇宙性的震動：地震、日月變色、星辰墜落、天空挪移、山嶺海島震動。這些圖像大量承接了舊約「耶和華的日子」的先知語言，用整個宇宙的顫動來表達上帝審判的徹底性。讀者若把每個符號都強行轉成現代天文事件，便容易錯過它的修辭力量：當創造主臨到，所有人以為牢不可破的秩序都站不住。無論是君王、將領、富戶，還是奴隸、自由人，每個階層都躲避寶座與羔羊的憤怒。這裏出現一個震撼的反轉：「羔羊的憤怒」。那位被殺的羔羊也是審判者，祂的溫柔不等於對邪惡冷漠。正因祂為受害者流血，祂也要對摧毀生命的權勢說最後的「不」。愛若對邪惡永遠沒有審判，就無法真正保護受害者。

本章以一個問題結束：「因為他們遭憤怒的大日子到了，誰能站得住呢？」答案沒有立刻揭曉，因為第七章就是對這個問題的回應。這是《啟示錄》常用的敘事方式：先讓危機達到高峰，再插入一幅保守與盼望的異象。讀者被邀請帶著問題進入下一章。

思想：

面對戰爭、經濟不安、疾病或死亡消息，我們是否只剩恐懼？第六章直面世界的破碎，並宣告這些力量都有界線，終要面對上帝。我們可以學習殉道者的禱告；面對長久不公，無須假裝已完全放下，而是可以呼喊：「主啊，要到幾時呢？」然後把審判權交回祂手中。面對苦難，不必急著替上帝解釋一切。先為一個具體受苦的人留下名字與時間。盼望穿過眼淚，仍向上帝呼求；真正的盼望不催促人跳過悲傷。

中國、香港與海外華人都熟悉不確定感：經濟壓力、家庭分隔、移民適應，乃至戰爭消息與地緣緊張，無不滲入飯桌和睡眠。第六章容許我們問「要到幾時」，並把恐懼帶到那位終必施行公義的上帝面前。信仰足以承載真實的焦慮，並能在震動中守住盼望。

主啊，世界震動時，求祢保守我們，不把盼望交給短暫的權勢。求祢記念受苦的人，伸張公義；求祢以那白袍般的安慰，扶住等候的人。



13

十一月十三日

額上的印記與被擦去的眼淚

經文：啟示錄 7:1-17

1 此後，我看見四位天使站在地四角，執掌地上四方的風，使風不吹在地上、海上和各種樹上。2 我又看見另有一位天使從日出之地來，拿著永生神的印。他向那得到權柄能傷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聲喊著，3 說：「你們不可傷害地、海和樹林，等我們在我們神眾僕人的額上蓋了印。」4 我聽見以色列人各支派中受印的數目有十四萬四千；5 猶大支派中受印的有一萬二千；呂便支派中有一萬二千；迦得支派中有一萬二千；6 亞設支派中有一萬二千；拿弗他利支派中有一萬二千；瑪拿西支派中有一萬二千；7 西緬支派中有一萬二千；利未支派中有一萬二千；以薩迦支派中有一萬二千；8 西布倫支派中有一萬二千；約瑟支派中有一萬二千；便雅憫支派中受印的有一萬二千。

9 此後，我觀看，看見有許多人，沒有人能計算，是從各邦國、各支派、各民族、各語言來的，站在寶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樹枝，10 大聲喊著說：「願救恩歸於坐在寶座上我們的神，也歸於羔羊！」11 眾天使都站在寶座和眾長老，以及四個活物的周圍，俯伏在寶座前，敬拜神，12 說：「阿們！頌讚、榮耀、智慧、感謝、尊貴、權能、力量都歸於我們的神，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13 長老中有一位回應我說：「這些穿白衣的是誰？是從哪裏來的？」14 我對他說：「我主啊，你是知道的。」他向我說：「這些人是從大患難中出來的，他們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得潔白。15 所以，他們在神寶座前，晝夜在他殿中事奉他；那坐在寶座上的要用帳幕覆庇他們。16 他們不再飢，不再渴；太陽必不傷害他們，任何炎熱也不傷害他們，17 因為寶座中的羔羊必牧養他們，領他們到生命水的泉源；神必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

第六章以「誰能站得住呢」結束，第七章立即回答。四位天使暫時攔住地上的風，另有一位天使從日出之地上來，帶著永生上帝的印，要先在上帝僕人的額上蓋印。這個「印」象徵歸屬與保護，與



後來獸的印記形成對照。《啟示錄》的衝突常圍繞「誰的名字寫在你身上」：人究竟屬於上帝與羔羊，還是屬於獸的秩序。

被蓋印的數目是十四萬四千，由十二個一萬二千組成，帶著上帝子民完整性的象徵意味。有人按字面理解為末世以色列餘民，也有人視為整個上帝子民的象徵。無論採取哪一種理解，經文的安慰都在這裏：上帝知道屬祂的人，一個也沒有遺漏。

接著，約翰「觀看」，看見沒有人能計算的大群人，來自各邦國、各支派、各民族、各語言。第五章「聽見獅子、看見羔羊」的敘事手法，能幫助我們理解第七章也可能存在相似的關係：約翰聽見十四萬四千的數目，然後看見跨越萬族的大群人。若這兩幅圖像彼此詮釋，那麼被數點的上帝子民，在視覺上所呈現的，便是無法數算的普世群體。

這群人身穿白袍，手拿棕樹枝，站在寶座與羔羊面前，大聲把救恩歸給上帝和羔羊。在地上看來，聖徒可能被追趕、被排斥；從天上的角度看，他們卻被放在真正的權力中心。這也是《啟示錄》一再做的工作：改變讀者觀看自己的方式。教會若只看地上的地位，更容易覺得自己弱小；若從寶座看，忠心者已經屬於最終敬拜的群體。

一位長老問約翰這些穿白衣的是誰，然後自己回答：他們是從大患難中出來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了。這是一個刻意的悖論——血通常把衣服染紅，羔羊的血卻將其洗白。象徵語言的目的是為了表達救贖與潔淨的真義：他們的身分並不是建基於自己的無瑕，而是羔羊的犧牲。

「大患難」一詞，歷來有不同的理解：有人認為是專指末世的某一時期，也有人看作是教會在整個見證歷程中所經歷的苦難。這段經文先給受苦者一個更直接的安慰：患難並沒有把上帝的子民與祂隔絕；他們最後站在上帝寶座前。他們晝夜在殿中事奉上帝；上帝要用帳幕覆庇他們。他們不再飢，不再渴；太陽和炎熱也不再傷害他們。這些應許與舊約中的曠野、出埃及和先知盼望相連。地上的種種匱乏，都從天上的供應得到回答。對可能因信仰而失去經濟保障的讀者而言，這些話語顯得尤其有重量。

最美的一句是：「寶座中的羔羊必牧養他們，領他們到生命水的泉源；神必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羔羊成為牧者，這形成一個意味



深長的反轉。羔羊本來是被牧養的形象，如今卻成為牧者。祂能帶領受苦者，正因祂自己曾走過被殺的道路。

「擦去眼淚」不是叫人今天停止哭泣。上帝的終末安慰，是承認眼淚曾經真實存在，並由親自處理。直到第二十一章，這個應許會再次出現。基督教的盼望，是相信上帝會親自終結痛苦的權勢，並保存每一滴曾經為忠心、失喪與不義所流下的眼淚；痛苦從未被解釋成無所謂。

思想：

我們最深的身分記號是甚麼？工作職稱、家庭角色、護照與學歷都很真實；但更深的歸屬，乃是上帝的名在我們身上。若我們正在流淚，不必匆忙擦乾；請回想那幕終局的圖畫：上帝親手擦去眼淚。今天尚未完成，但方向已經確定。若有人在我們面前流淚，先別急著給予答案；請用陪伴、聆聽與供應，預嚐上帝擦淚的溫柔。若流淚的是我們，也容許自己被牧養；堅強，從來不是信心的證明。對移居海外的香港與中國信徒而言，護照、居留身分、語言口音與政治記憶都很真實，且容易成為彼此判斷的記號。有人因獲得新身分而感到安全，也有人因失去熟悉的城市、工作與關係而長久哀傷。額上的印提醒我們，那份最深的歸屬該先於護照，且比任何地域身分都更為長久。

羔羊也是牧者。主耶穌，求祢領我們到生命水旁。疲倦時，賜予下一步的力量；看不見位置時，給予提醒：我們是屬於那無人能數的群體。



14

十一月十四日

沉默、香壇與警號

經文：啟示錄 8:1-9:21

8:1 羔羊揭開第七個印的時候，天上寂靜約有半小時。**2** 我看見那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有七枝號賜給他們。

3 另有一位天使拿著金香爐來，站在祭壇旁邊；有許多香賜給他，要和眾聖徒的祈禱一同獻在寶座前的金壇上。**4** 那香的煙和眾聖徒的祈禱從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5** 天使拿著香爐，盛滿了壇上的火，倒在地上；就有雷轟、響聲、閃電、地震。

6 拿著七枝號筒的七位天使預備好要吹號。

7 第一位天使吹號，就有冰雹和火攪著血扔在地上；地的三分之一和樹的三分之一被燒掉了，一切的青草也被燒掉了。

8 第二位天使吹號，就有像火燒著的大山扔在海中；海的三分之一變成血，**9** 海中有生命的被造之物死了三分之一，船隻也毀壞了三分之一。

10 第三位天使吹號，就有燒著的大星好像火把從天上墜下來，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眾水的泉源上。**11** 這星名叫「苦艾」；眾水的三分之一變為苦艾，許多人因水變苦而死了。

12 第四位天使吹號，太陽的三分之一、月亮的三分之一、星辰的三分之一都被擊打，以致日月星的三分之一變黑了，白晝的三分之一沒有光，黑夜也是這樣。

13 我觀看，聽見一隻在空中飛的鷹大聲說：「禍哉！禍哉！禍哉！地上的居民哪，其餘的三位天使快要吹號了！」

9:1 第五位天使吹號，我就看見一顆星從天上墜落到地上；有無底坑的鑰匙賜給它。**2** 它開了無底坑，就有煙從坑裏往上冒，好像大火爐的煙；太陽和天空都因這煙昏暗了。**3** 有蝗蟲從煙中出來，飛到地上，有權柄賜給牠們，好像地上的蠍子有權柄一樣。**4** 牠們奉命不可傷害地上的草、各樣綠色植物和各種樹木，惟獨可傷害額上沒有神印記的人；**5** 但是不許蝗蟲害死他們，只可使他們受痛苦五個月；這痛苦就像人被蠍子螫了的痛苦一樣。**6** 在那些日子，人求死，卻死不了；想死，死卻避開他們。



7 蝗蟲的形狀好像預備上陣的戰馬一樣，頭上戴的好像金冠冕，臉面好像男人的臉面，**8** 頭髮像女人的頭髮，牙齒像獅子的牙齒；**9** 牠們胸前有甲，好像鐵甲；又有翅膀的響聲，好像許多車馬奔跑上陣的聲音。**10** 牠們有尾巴像蠍子，長著毒刺，尾巴上的毒刺有能力傷害人五個月。**11** 牠們有無底坑的使者作牠們的王，按著希伯來話名叫亞巴頓，希臘話名叫亞玻倫。

12 第一樣災禍過去了；看哪，還有兩樣災禍要來。

13 第六位天使吹號，我聽見有聲音從神面前金壇的四角發出來，**14** 吩咐那吹號的第六位天使，說：「把那捆綁在幼發拉底大河的四個使者釋放了。」**15** 那四個使者就被釋放；他們原是預備好，在特定的年、月、日、時，要殺人類的三分之一。**16** 騎兵有二億；他們的數目我聽見了。**17** 我在異象中看見那些馬和騎馬的：騎馬的穿著火紅、紫瑪瑙及硫磺色的胸甲；馬的頭好像獅子的頭，有火、有煙、有硫磺從馬的口中噴出來。**18** 從馬的口中所噴出來的火、煙和硫磺這三樣災害殺了人類的三分之一。**19** 馬的能力在於牠們的口和尾巴；牠們的尾巴像蛇，有頭，用頭來傷害人。

20 其餘未曾被這些災難所殺的人仍舊不為自己手所做的悔改，還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不能聽、不能走，用金、銀、銅、木、石所造的偶像。**21** 他們也不為自己所犯的那些兇殺、邪術、淫亂、偷竊的事悔改。

第七個印揭開時，天上寂靜約有半小時。前幾章滿是雷聲、讚美和呼喊，此時突然的沉默反而更有力量。這令人想起上帝臨到審判前的肅靜，也像全宇宙屏息等待。審判不是供人興奮觀看的奇觀；面對罪與死亡，聖潔首先喚起的是敬畏。

七位天使得到七枝號。號聲在聖經傳統中可用於召集、戰爭、神的顯現和警告。吹號之前，另有一位天使站在香壇旁，把眾聖徒的禱告與香一同獻在上帝面前。接著，壇上的火被倒在地上，引出雷轟、閃電與地震。這個次序極具牧養意義：地上的禱告並沒有消失在空氣中，它進入了天上的敬拜，並與上帝對世界的公義行動相聯。

前四枝號帶來地、海、江河與天體受損，並反覆出現「三分之一」。與七碗的全面性相比，號災仍具有局部、有限的特徵。它們像警報，宣告受造界正在承受罪惡秩序的後果，同時也給人悔改的



間。這些圖像大量借用了出埃及災禍、先知審判與耶和華日子的語言，讀者首先應在聖經的象徵世界中理解它們。

第一枝號有冰雹與火；第二枝號像燃燒的大山落入海中；第三枝號有名叫「苦艾」的星墜落，使水變苦；第四枝號使日月星的三分之一昏暗。若把每一個畫面直接轉成現代武器或環境事件，很容易把經文縮小。約翰的圖像更廣：當人類與創造主對立，整個受造秩序都被牽連；沒有一個帝國能永遠把環境、經濟與生命，當作取之不盡的資源。

接著，空中的飛鷹宣告了三個「禍哉」，預報後三枝號的焦點將更直接落在人身上。第五枝號描寫深淵打開了，有煙遮蔽天空，有蝗蟲般的怪物出現。牠們混合戰馬、蠍子、人的臉、女人的頭髮、獅子的牙等形象，形成令人不安的怪獸圖像。這是啟示文學的特性——用象徵把邪惡的可怕與扭曲具體化。然而，牠們受制於界線：不僅不能傷害有上帝印記的人，折磨的時間也是有限的。

深淵之王名叫亞巴頓或亞玻倫，意思與毀滅相關。邪惡的真正性格在名稱中被揭開：它所帶來的終點是毀滅。這與羔羊的道路形成強烈對比。獸的權勢也許耀眼、可畏，最終卻消耗、吞吃、毀壞生命。

第六枝號釋放了在幼發拉底河附近的力量，因而出現龐大騎兵與死亡意象。對羅馬世界的讀者而言，幼發拉底河也許會喚起帝國東部邊界與帕提亞威脅的聯想。約翰把當代的恐懼納入更宏大的末世圖景中，藉此指出人所倚靠的安全秩序，其實十分脆弱。

第九章最後令人震驚之處，不只是災難本身，而是其餘的人仍不悔改。經文列出他們手所做的偶像，以及兇殺、邪術、淫亂和偷竊的事。號災具有警告功能，可是人仍抓住偶像。這揭露了罪的深度：苦難本身不會自動令人悔改。若人的心不轉向上帝，人在危機中可以反倒更緊抓自己的偶像。

因此，第八至九章以警號喚醒讀者；滿足對災難的好奇遠非其焦點。審判尚有限制，禱告仍在上帝面前，悔改的機會也仍然存在。讀者真正需要問的是：「號聲若在今天響起，我有甚麼需要悔改？」至於「這一號是否已經發生」，實不宜成為唯一的焦點。



思想：

禱告若良久未見結果，我們是否便覺得無用？香壇的異象提醒我們：忠心的祈禱已達到上帝面前。時間與方式屬祂，沒有一句呼求會失落。在危機來臨時，我們會更靠近上帝，還是更抓緊控制、金錢、怒氣或其他偶像？警號仍在響，正是因為終局尚未來到。上帝對我們的禱告彷彿沉默時，請別急著判定禱告沒有被聽見。把長久的祈求再次放到香壇前吧！若已知道自己該悔改甚麼，今天就回轉吧！不要把拖延養成習慣。

有些華人教會長期為城市、國家、家人與教會的前途祈禱，答案卻似乎遲遲未到。然而，第八章把這些無人看見的祈禱，放在天上的香壇前。祈禱同時也在塑造我們的公共見證，攔阻我們被憤怒吞沒，教我們在等待中仍為掌權者、受苦者與彼此不同的人守望。

主啊，求祢賜給我們敬畏的心。世界喧鬧時，教我們冷靜；警號響起時，催促我們悔改；禱告久候回應時，提醒我們：香已升到祢的面前。



15

十一月十五日

把書卷吃下去

經文：啟示錄 10:1-11

1 我又看見另一位大力的天使從天降下，披著雲彩，頭上有彩虹，臉面像太陽，兩腳像火柱。2 他手裏拿著展開的小書卷。他右腳踏海，左腳踏地，3 大聲呼喊，好像獅子吼叫。呼喊完了，就有七個雷發出聲音。4 七個雷發聲後，我正要寫出來，就聽見從天上有聲音說：「七個雷所說的，你要封上，不可寫出來。」5 我所看見的那踏海踏地的天使向天舉起右手，6 指著創造天和天上之物、地和地上之物、海和海中之物、直活到永永遠遠的那位起誓，說：「不再有時日了。」7 但在第七位天使要吹號的日子，神的奧祕就要成全了，正如神向他僕人眾先知所宣告的。

8 我先前從天上所聽見的那聲音又吩咐我說：「你去，把那踏海踏地之天使手中展開的小書卷拿過來。」9 我就走到天使那裏，對他說，請他把小書卷給我。他對我說：「你拿去，把它吃光。它會使你肚子發苦，然而在你口中會甘甜如蜜。」10 於是我從天使手中把小書卷接過來，把它吃光了，在我口中果然甘甜如蜜，吃了以後，我肚子覺得發苦。11 天使們對我說：「你必須指著許多民族、邦國、語言、君王再說預言。」

在第六枝號與第七枝號之間，再次出現插曲。約翰看見一位大力的天使從天降下，身披雲彩，頭上戴虹，臉如日頭，腳像火柱；一腳踏海，一腳踏地，帶出信息的普世幅度。天使手中拿著展開的小書卷，與第五章的書卷彼此呼應，敘事也由觀看審判轉入教會的先知使命。

七雷發聲時，約翰正要把話寫下來，卻被吩咐要封住。這是一條很重要的界線。《啟示錄》揭開許多奧祕，卻也明確留下未被公開的部分。上帝沒有把所有細節交給教會。成熟的閱讀，既知道何處可以說，也知道何處應當安靜；對未知過度自信，往往已走在經文的前面了。



天使向永活的創造主起誓說：「不再有時日了。」（這句話也可以理解為「不再耽延了。」）當第七位天使即將吹號，上帝向眾先知所宣告的奧祕就要完成。這首先是給予受苦教會的盼望：歷史並不會無限期拖延下去。第五個印那句「要到幾時」的呼喊，就在這裏開始得到回答。

接著，約翰被吩咐拿過書卷並吃下。这一幕明顯承接《以西結書》第二至三章，當時先知也曾吃下書卷，然後向百姓宣告上帝的話。先知不能只站在外面分析信息；他要把上帝的話吃進體內。換言之，書卷要先成為他的一部分，才從他口中成為見證。

書卷在口中甜如蜜，吃下後肚子卻發苦。上帝的話之所以甜，是因為它揭示了祂的信實、國度與救恩；然而，同一信息也是苦的，因為它包含審判、苦難與見證的代價。真正的先知事奉很少只有甜。若一個人只享受解經的興奮，卻不願承受真理進入生命後的刺痛，那麼他仍只是站在書卷外面。

展開的書卷揭示：羔羊的得勝如何透過跟隨祂之人的見證進入世界。羔羊已經得勝，教會的角色則是沿著祂的道路作見證。第十章因此成為使命的轉折，而不應只被視為末世資訊的中場休息。讀者從觀看審判，被帶回「你要說甚麼？你要怎樣活？」的叩問中。

最後，約翰接到一個命令：「你必須指著許多民族、邦國、語言、君王再說預言。」這與全卷書的普世視野一致。上帝的話不只針對教會內部，也要面向萬民與權力中心。先知的信息既安慰受壓者，也向君王說真話。教會若只在安全空間裏談信仰，便削弱了見證的公共性。

「再說預言」也意味著使命尚未結束。第六枝號吹響後，世界仍未普遍悔改，但上帝並沒有立刻放棄人類。祂再次差遣見證。審判與宣教在《啟示錄》中彼此交織，其中一個目的仍是呼召人轉向創造主。第十一章的兩個見證人，將會進一步演繹出這份使命。

思想：

我們今天讀經，是在研究一本書，還是在吃下上帝的話？試著選一句慢慢咀嚼，直到這句話進入今日的處境。是否有某段話



帶著苦味（因它要求我們悔改、饒恕、等待或放下控制）？請不要跳過。苦味，有時正是醫治的開端。讀完後，用一句自己的話寫下：「這段經文要我今天怎樣活？」每讀完一段經文，都問兩件事：哪一句是甜的，催促感謝？哪一句是苦的，催促悔改或承擔？千萬不要偏食。

把書卷吃下去，也要求我們容許聖經挑戰自己的政治直覺、民族情感、消費習慣和教會立場。華人基督徒很容易只尋找那些支持原有判斷的經文。先知性的閱讀能讓上帝的話先審視我們，再由我們向世界說話；這份苦味能保守見證，不淪為替自己陣營背書。

主啊，求祢賜我們先知的心。願祢的話先進入我們的生命，再從我們的口中出來。保守我們不拿真理來炫耀知識；願我們的生命本身能成為見證。



16

十一月十六日

見證者倒下，國度仍然來臨

經文：啟示錄 11:1-19

1 有一根蘆葦，像丈量的杖，賜給我；且有話說：「起來！將神的殿和祭壇，以及在殿中禮拜的人，都量一量。」2 只是殿外的院子不用量，因為這是要給外邦人的；他們將踐踏聖城四十二個月。

3 「我要賜權柄給我那兩個見證人，穿著粗麻衣說預言一千二百六十天。」4 他們就是那站在世界之主面前的兩棵橄欖樹和兩個燈臺。

5 若有人想要害他們，就有火從他們口中噴出來，燒滅仇敵；凡想要害他們的都必須這樣被殺。

6 這二人有權柄關閉天空，使他們說預言的日子不下雨；又有權柄使水變為血，並且能隨時隨意用各樣的災害擊打大地。

7 他們作完見證的時候，那從無底坑裏上來的獸要跟他們交戰，並且得勝，把他們殺了。

8 他們的屍首將倒在大城的街道上；這城按著靈意叫所多瑪，又叫埃及，就是他們的主釘十字架的地方。

9 從各民族、支派、語言、邦國中有人觀看他們的屍首三天半，又不許人把屍首安放在墳墓裏。

10 住在地上的人會因他們而歡喜快樂，互相饋送禮物，因為這兩位先知曾使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

11 過了這三天半，有生命的氣息從神那裏進入他們裏面，他們就站起來；看見他們的人都大大懼怕。

12 兩位先知聽見有大聲音從天上對他們說：「上這裏來。」他們就駕著雲上了天，他們的仇敵也看見了。

13 正在那時候，地大震動，城倒塌了十分之一；因地震而死的有七千人，其餘的都恐懼，歸榮耀給天上的神。

14 第二樣災禍過去了；看哪，第三樣災禍快到了。

15 第七位天使吹號，天上就有大聲音說：「世上的國已成了我們的主和他所立的基督的國了。他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

16 在神面前，坐在自己座位上的二十四位長老都俯伏在地上敬拜神，

17 說：「今在昔在的主—全能的神啊，我們感謝你！因你執掌大權作王了。」

18 外邦發怒，你的憤怒臨到了。審判死人的時候也到了；你的僕人眾先知、眾聖徒及敬畏你名的人，連大帶小得賞賜的時候到了；你毀滅那些毀滅大地者的時候也到了。」

19 於是，神天上的聖所開了，在他聖所中，他的約櫃出現了；隨後有閃電、響聲、雷轟、地震、大冰雹。



第十一章延續第十章「你必須再說預言」的使命。約翰得到一根量度用的杖；他要量上帝的殿、祭壇和其中敬拜的人，卻不用量外院。在先知傳統中，量度可以象徵分別、保守或審判。在這裏，最重要的是宣告上帝知道誰屬於祂；計算建築尺寸，不能取代這個重心。即使聖城受到踐踏，敬拜群體仍在祂的關注之中。

「四十二個月」、「一千二百六十天」、「三年半」等時間形式，在《但以理書》和後來的啟示文學中，常象徵一段有限的壓迫期。數字把苦難置於界線之內。逼迫可能猛烈，卻不是無期限。這個觀念與士每拿的「十日患難」，以及第五個印的「再安息片時」彼此呼應。上帝沒有否認苦難，但祂宣告苦難會有終點。

兩位見證人穿著麻衣說預言，他們被稱為兩棵橄欖樹和兩個燈臺，這明顯承接了《撒迦利亞書》第四章的意象，又帶著摩西與以利亞的先知形象。解經史上對這二人的身分有不同的理解，但由於「燈臺」在第一章中已代表教會，所以本段至少清楚地把他們塑造成上帝子民在世界中作見證的形象。

兩位見證人的力量，並非用來建立自己的帝國。他們的工作是說預言，宣告上帝的真理。敘事最後甚至容許獸從無底坑上來，攻擊、勝過並殺害他們。這個「勝過」很諷刺。從地上的眼光來看，獸似乎贏了；然而從《啟示錄》的羔羊神學來看，被殺的忠信見證者正沿著基督的道路前行。第五章已經教讀者重新理解勝利，而本章則把這個原則放進教會使命。

他們的屍首倒在「大城」的街上；大城象徵性地叫所多瑪和埃及，也就是他們的主被釘十字架之處。不同城市的名字被疊加，形成一幅神學地圖：所多瑪代表敗壞，埃及代表奴役，耶路撒冷則喚起拒絕先知與釘死主的歷史。約翰藉由多重城市的意象，描繪出一個抵擋上帝見證的世界秩序；地理定位，只是其表層而已。

地上的人因兩位先知的死亡而歡喜，彼此送禮，因為他們的信息曾使人不安。真正的先知話語，常會擾亂人的自我安慰。世界喜歡宗教提供祝福，卻不一定歡迎宗教揭露偶像與不義。然而，歡慶只維持短暫的時間。上帝的生命氣息進入見證人裏面，他們就站起來，隨後升到天上。故事重演了基督的模式：見證、受害、平反、升高。



隨後地震臨到，城的一部分倒塌，其餘的人都很恐懼，便把榮耀歸給天上的上帝。這與前面那些在號災後仍不悔改的人形成一點差異；見證人的受死與復起，帶出了某種承認上帝的反應。因此，教會參與上帝國度的方式，便集中在忠信見證，甚至包括受苦的見證。羔羊的勝利，透過跟隨祂的人讓世界看見。

第七位天使吹號時，天上大聲宣告：「世上的國已成了我們的主和他所立的基督的國了。他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這是全章的高峰。地上剛剛看見獸殺死見證人，天上卻宣告國度屬於上帝和基督。這兩個場景同時存在，而教會要學會用天上的宣告來解讀地上的新聞。二十四位長老俯伏敬拜，稱頌全能者開始掌權，並提到審判、賞賜僕人和「毀滅那些毀滅大地者」。這句話帶有深刻的創造倫理。上帝的審判不只是宗教性的，也針對摧毀受造界與生命的力量。最後，天上的殿打開了，約櫃顯現了。約櫃代表上帝的約與同在，為接下來第十二章的新異象提供背景：即使龍發怒，上帝的約仍在。

思想：

我們是否把「有果效」當作忠心的唯一證明？兩位見證人曾倒下，看似全然失敗；然而，天上的視角把他們寫進國度得勝的故事中。今天若有真話應當說，求主賜溫柔與勇氣。見證無須故意惹人厭，也不為自己爭面子；它把上帝的真實帶進處境。若我們在一件被誤解的事上耗盡力氣，就試著去分辨：哪些需要澄清，哪些可交給主。忠心作見證，是我們的責任；最後的平反，交在祂手中。

當公共表達空間收窄，或群體氣氛高度對立時，見證不等於聲音最大。它也可能是拒絕轉發未查證的消息，在眾人沉默時保護被欺負的人，在壓力下仍誠實地工作，或在不同立場的人面前保留人的尊嚴。先知性的見證有勇氣，也有羔羊的語氣。

主啊，當我們只看見獸彷彿得勝，求祢叫我們聽見第七枝號的宣告：「世上的國終必歸祢。」願我們忠心見證，不以短期結果去衡量一切。



17

十一月十七日

龍的憤怒與羔羊的得勝

經文：啟示錄 12:1-17

1 天上出現了一個大兆頭：有一個婦人身披太陽，腳踏月亮，頭戴十二顆星的冠冕；2 她懷了孕，在生產的陣痛中疼痛地喊叫。3 天上又出現了另一個兆頭：有一條大紅龍，有七個頭十個角；七個頭上戴著七個冠冕。4 牠的尾巴拖拉著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把它們摔在地上。然後龍站在那將要生產的婦人面前，等她生產後要吞吃她的孩子。5 婦人生了一個男孩子，就是將來要用鐵杖管轄萬國的；她的孩子被提到神和他寶座那裏去。6 婦人就逃到曠野，在那裏有神給她預備的地方，使她在那裏被供養一千二百六十天。7 天上發生了爭戰。米迦勒同他的使者與龍作戰，龍同牠的使者也起來應戰，8 牠們都打敗了，天上再也沒有牠們的地方。9 大龍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但，是迷惑普天下的；牠被摔在地上，牠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10 我聽見在天上有大聲音說：「我神的救恩、能力、國度，和他所立的基督的權柄現在都來到了。因為那個在我們神面前、晝夜控告我們弟兄的，已經被摔下去了。11 弟兄勝過那條龍是因羔羊的血，和因自己所見證的道。雖然至於死，他們也不惜自己的性命。12 所以，諸天和住在其中的，你們都快樂吧！只是地和海有禍了！因為魔鬼知道自己的時候不多，就氣憤憤地下到你們那裏去了。」13 龍見自己被摔在地上，就迫害那生男孩子的婦人。14 於是有大鷹的兩個翅膀賜給婦人，讓她能飛到曠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她在那裏受供養一載二載半載。15 蛇在婦人背後，從口中噴出水來，像河一樣，要將婦人沖走。16 地卻幫助了婦人，開口吞了從龍口噴出來的水。17 於是龍向婦人發怒，去與她其餘的兒女作戰，就是與那些遵守神命令、為耶穌作見證的。18 那時龍站在海邊沙灘上。

第十二章開始了《啟示錄》另一個大型異象段落。天上出現一個大異象：一個婦人披著太陽，腳踏月亮，頭戴十二顆星的冠冕，正經歷生產之苦；接著出現另一個異象：一條大紅龍，有七個頭和十個



角，等著吞吃那婦人將要生下的孩子。圖像宏大而濃縮，把以色列、彌賽亞、上帝子民與撒但的衝突，放在同一幅畫面中。

婦人的身分不能只縮成一個歷史人物。她帶著《創世記》中約瑟的夢境，以及先知書中錫安婦人的意象，也與後來第 17 節「其餘的兒女」相連。較完整的理解，是把她看作產生彌賽亞、並延續為上帝子民群體的象徵。她的孩子「用鐵杖管轄萬國」，這明顯引用自《詩篇》第二篇，指向彌賽亞耶穌。

這段故事對耶穌地上的生平幾乎一筆帶過：孩子出生後，隨即被提到上帝和祂的寶座那裏。約翰把基督的升高放進宇宙衝突之中，焦點因此超過對福音書故事的重述。龍想吞吃孩子，卻失敗了。十字架與復活已經決定戰局。這也構成了全段的神學基礎：基督末世性的勝利已經贏得，世界雖仍有抵抗，但結局的方向已被確立。

天上接著爆發爭戰。米迦勒和他的使者與龍爭戰，龍被摔在地上。龍被清楚解釋為古蛇、魔鬼、撒但，牠迷惑普天下，又控告弟兄。這一連串名字把創世記的蛇、猶太傳統中的控告者與末世敵對者連在一起。邪惡不只是抽象的制度，也具有屬靈與人格性的敵對面向。

天上的聲音解釋了得勝的原因：「弟兄勝過那條龍是因羔羊的血，和因自己所見證的道。雖然至於死，他們也不惜自己的性命。」這可能是全卷書最清楚的門徒得勝公式。勝利首先來自羔羊的血，而信徒的見證則參與其中。教會不靠龍的方式打敗龍；若為了保護信仰而學會控告、欺騙與暴力，便是在方法上被龍塑造了。

撒但被摔下後，天上歡喜，地上卻有「禍哉」，因為魔鬼知道自己時候不多，就大大發怒。龍在地上越發猛烈，不代表牠正在得勝；在約翰的異象裏，牠的暴怒正因牠敗局已定、時日無多。因此，受壓的教會不能用邪惡的音量來判斷戰局。

龍追趕婦人，婦人卻得到大鷹的兩個翅膀，飛到曠野，在那裏被養活。曠野在聖經中具有雙重意義：它既是危險之地，也是出埃及後上帝供應、塑造子民的地方。教會在世界中也可能經歷這種曠野處境：缺少熟悉的保障，卻在其中學習依靠上帝的供應。

龍從口中吐水如河，要把婦人沖走，地卻幫助她，吞下了河水。從異象可見，上帝的保守並不限定於一種方式。祂可以使用受造界、歷史轉折和意想不到的途徑來保存祂的子民。保守不代表沒有追趕，而是在追趕中仍沒有被龍吞滅。



本章最後，龍向婦人其餘的兒女發怒，就是那些遵守上帝誠命、為耶穌作見證的人。這部分把宇宙異象直接帶回普通信徒的生活中。教會的日常順服與見證，原來是處於一場更大的爭戰之中。忠心絕非小事。當一個人拒絕說謊、拒絕偶像，並持守愛與真理，他就正站在羔羊這一邊。

本章也揭露了「控告」是龍的重要工作。聖靈的責備指出人具體的罪，引導人悔改，並回到恩典之中；控告卻常把人的整個身分判死，使人覺得再無出路。羔羊的血回答控告：救恩的根基在於基督，而不在於我們完美的表現。

這也對教會內部語言提出挑戰。若一個群體習慣用羞辱、貼標籤與公開處刑式的方式來對待犯錯者，即使口中維護真理，其實也可能正在使用龍的語言。真理需要清楚，悔改需要真實，處理罪也需要以恢復與聖潔為目的。婦人在曠野被養活的異象提醒我們，上帝常在缺乏中塑造子民。曠野，不是上帝不在場的證據。

思想：

邪惡聲勢浩大時，我們是否便認定上帝正在失敗？第十二章提醒我們：龍的憤怒，恰恰是因為牠知道自己時日無多。因此，我們不要用音量來判斷誰在掌權。「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見證的道」也追問我們：自己的見證是否帶著羔羊的形狀？我們是否一面宣稱真理，一面卻以控告和羞辱傷人？壓力沉重時，試著少問一句「敵人為何這麼強」，多問一句「上帝今天預備了哪一處曠野供應？」那也許是一位朋友、一段安靜，或是一個小群體。接受供應，也是信心。

今日網絡世界很擅長控告。截圖、標籤、群體圍攻，以及用一句話來定義一個人，常在政治與教會爭論中出現。第十二章提醒我們，要警醒自己的語言來源。我們在維護真理時，仍保留人的尊嚴；在指出錯誤時，仍留下悔改與恢復的路。這樣，就是拒絕學習龍的聲音。

主耶穌，求祢保守我們在爭戰中仍然像祢。進入曠野時，賜下每日供應；控告聲四起時，提醒我們：救恩建立在祢的血上。



18

十一月十八日

當權勢要求敬拜

經文：啟示錄 13:1-18

1 我又看見一隻獸從海裏上來，有十個角七個頭；在十個角上戴著十個冠冕，七個頭上有褻瀆的名號。2 我所看見的獸，形狀像豹，腳像熊的腳，口像獅子的口。那條龍將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權柄都給了牠。3 我看見獸的七個頭中，有一個似乎受了致命傷，那傷卻醫好了。全地的人都很驚訝，跟從了那隻獸。4 他們都拜那條龍，因為牠把自己的權柄給了獸；又拜那隻獸，說：「誰能比這隻獸，誰能與牠交戰呢？」

5 龍又賜給那隻獸說誇大褻瀆話的口，又賜給牠權柄可以任意行事四十二個月。6 那獸就開口向神說褻瀆的話，褻瀆神的名和他的帳幕，就是那些住在天上的。7 牠又被准許與聖徒作戰，並且得勝，也賜給牠權柄，可以制伏各支派、各民族、各語言、各邦國。8 凡住在地上、名字從創世以來沒有記在被殺羔羊的生命冊上的人都要拜牠。9 凡有耳朵的都聽吧！10 該被擄掠的，必被擄掠；該被刀殺的，必被刀殺。在此，聖徒要有耐心和信心。

11 我又看見另一隻獸從地裏上來。牠有兩個角如同羔羊，說話好像龍。12 牠在第一隻獸面前施行第一隻獸所有的權柄，並且使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致命傷被醫好了的第一隻獸。13 這隻獸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使火從天降在地上。14 牠得了權柄在第一隻獸面前能行奇事，迷惑住在地上的人，告訴他們要為那受過刀傷還活著的獸造個像。15 又有權柄賜給牠，讓那隻獸的像有生氣，並且能說話，又使所有不拜獸像的人都被殺害。

16 牠又使眾人，無論大小、貧富，自主的、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是在額上，打一個印記；17 這樣，除了那有印記，有獸的名或有獸名數字的，都不得買或賣。18 在此，要有智慧：讓有悟性的人解開獸的數目吧，因為這是一個人的數字，那數字是六百六十六。

第十二章的龍站在海邊，第十三章便有一隻獸從海裏上來。牠有七個頭和十個角，其形象結合了《但以理書》第七章那幾個帝國獸的特徵。約翰把羅馬描繪成先前暴虐帝國的綜合體，甚至在形象上與



大紅龍相似。這個象徵把政治權力放到屬靈層面解讀：當國家把自己絕對化，要求人給它只屬上帝的忠誠，它便呈現獸性。

龍把自己的能力、座位和大權柄都給了海獸。世人因驚奇而跟從獸，又敬拜龍和獸，說：「誰能比這隻獸，誰能與牠交戰呢？」這是一種政治神學的反面版本。第四至五章問：誰配得敬拜，第十三章則展示錯誤的答案。真正的爭戰核心落在敬拜歸誰；符號多麼神祕乃居於其次。

海獸有一個頭似乎受了致命傷，卻又被醫好了，這是在刻意模仿羔羊「被殺卻活著」的形象。邪惡常以仿冒工作：借用救贖、和平、神蹟與權柄的外貌，把人的驚奇帶向錯誤的敬拜。龍與兩隻獸（海獸和陸獸）共同形成一套黑暗的仿冒；因此，分辨時，不能只看外表是否像真理。

海獸褻瀆上帝，與聖徒爭戰，並在各支派、各民族、各語言、各邦國上有權柄。經文說牠只是「得以」這樣行，這再次限制其權力的來源與時間。「四十二個月」表示其權勢是有界線的。聖徒要以忍耐和信心回應，而不幻想自己從此完全不會受傷。在獸性權力面前，忍耐本身就是抵抗。

第二隻獸從地裏上來，有兩個角如同羔羊，說話卻好像龍。牠的外表像羔羊，聲音卻暴露出真正的來源。這幅圖像特別適合用來辨識宗教與宣傳權力：一個制度可以使用敬虔、道德、和平，甚至救贖性的語言，最後卻把人導向對權力的崇拜。從亞細亞的社會歷史處境來看，地獸與地方精英、皇帝崇拜及其政治宗教網絡有著緊密的聯繫；對帝國的忠誠滲入治理、商業、節慶與家庭生活之中。

地獸行神蹟、迷惑人，又製造獸像，要求眾人敬拜。因此，真正與虛假的分界不能只靠「有沒有能力」或「有沒有神奇現象」來判定。耶穌和使徒傳統早已警告：神蹟本身不等於真理。《啟示錄》給出的判準仍然是：牠把人帶向誰？牠的聲音像羔羊，還是像龍？獸的印記落在眾人的右手或額上，沒有這印記的人便不能做買賣。這與第七章中上帝僕人的印形成對照。「右手」可聯想到行動，「額頭」則可聯想到公開的身分與思想。至少在象徵層面，印記代表對「獸的秩序」之歸屬，也涉及經濟的參與。忠誠，不會只出現在禮拜堂裏，也會進入買賣、工作與日常的選擇之中。

「六百六十六」歷來引發許多猜測。以字母數值計算，「尼祿凱撒」可以對應 666，而部分抄本上的 616 也可配合另一種拼法；因



此，尼祿與羅馬皇權是很有力的第一世紀背景。不過，獸的象徵超過單一皇帝。經文要的是「智慧」，即辨認把人類權力神化的獸性模式，而非追逐每一代的新密碼。

第十三章真正的問題因此顯得非常現代：當政治、經濟、宗教或文化力量要求我們交出無條件的忠誠時，教會是否能夠辨識？當「不能買賣」成為壓力時，信仰是否還能進入金錢的選擇之中？當假羔羊使用漂亮的語言時，我們是否聽得出那是龍的聲音？

思想：

我們容易被甚麼樣的力量迷住？效率、成功、民族榮耀、領袖魅力與科技能力，都可能被抬高到近乎敬拜的位置。第十三章呼召我們，必須把終極的忠誠留給上帝。今天，我們暫且不猜 666 究竟對應誰，而是先問一個更貼身的問題：我們的手（行動）與額頭（思想）正被甚麼所塑造？我們的思想與行動是否日漸像羔羊？也許在面對一則煽動性的訊息時，我們先不轉發；試著先去查驗、禱告，並分辨它正在喚起甚麼情緒與忠誠。今天，讓我們先檢查自己的忠誠。消費、工作、資訊來源和群體認同，是否要求我們閉眼、噤聲，甚至把人當作工具？求主賜下智慧，使我們不僅能看穿那「像羔羊」的外表，也能聽出龍的聲音。

華人教會需要特別警醒：民族情感、政治立場與文化認同，都可以有其位置；然而，一旦它們要求我們為「自己人」而合理化了謊言、羞辱、仇恨或對弱者的犧牲，就已經越過忠誠的界線了。特別是對海外華人而言，他們可能同時被原鄉政治與所在國政治所拉扯。《啟示錄》讓我們反思的問題始終是同一個：我們能否愛自己的群體，卻不把它變成偶像？

主啊，求祢賜下智慧，叫我們能分辨出那披著良善外衣、口中卻說龍話的聲音。因忠心而要付經濟代價時，求祢賜下勇氣；被群體熱情推著走時，求祢保守我們仍會追問：「誰才配得敬拜？」



19

十一月十九日

跟隨羔羊到底

經文：啟示錄 14:1-20

1 我又觀看，看見羔羊站在錫安山，和他在一起的有十四萬四千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親的名寫在額上。2 我聽見從天上有聲音，像眾水的聲音和大雷的聲音，我所聽見的聲音好像琴師所彈的琴聲。3 他們在寶座前，和在四活物及眾長老前唱新歌，除了從地上買來的那十四萬四千人以外，沒有人能學這歌。4 這些人未曾沾染婦女，他們原是童身。羔羊無論往哪裏去，他們都跟隨他。他們是從人間買來的，作為初熟的果子歸給神和羔羊。5 在他們口中找不出謊言，他們是沒有瑕疵的。

6 我又看見另一位天使在空中飛翔，有永遠的福音要傳給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邦國、各支派、各語言、各民族。7 他大聲說：「要敬畏神，把榮耀歸給他，因為他施行審判的時候已經到了。要敬拜那創造天、地、海和水源的主。」

8 另有第二位天使接著說：「傾覆了！那曾叫列國喝淫亂、烈怒之酒的大巴比倫傾覆了！」

9 另有第三位天使接著他們，大聲說：「若有人拜那隻獸和獸像，在額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記，10 他也必喝神烈怒的酒；這酒是斟在神憤怒的杯中的純酒。他要在聖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與硫磺之中受痛苦。11 使他們受痛苦的煙往上冒，直到永永遠遠。那些拜獸和獸像，受了牠名字的印記的人，晝夜不得安寧。」

12 在此，遵守神命令和堅信耶穌真道的聖徒要有耐心。

13 我聽見從天上有聲音說：「你要寫下：從今以後，在主裏死去的人有福了。」聖靈說：「是的，他們要從自己的勞苦中得安息，因為工作的成果永隨著他們。」

14 我又觀看，看見有一片白雲，雲上坐著一位好像是人子的，頭上戴著金冠冕，手裏拿著鋒利的鐮刀。15 另有一位天使從聖所出來，向那坐在雲上的大聲喊著：「伸出你的鐮刀來收割吧，因為收割的時候已經到了，地上的莊稼已經熟透了。」16 於是那坐在雲上的把鐮刀向地上揮去，地上的莊稼就收割了。



17 另有一位天使從天上的聖所出來，他也拿著鋒利的鐮刀。**18** 另有一位天使從祭壇出來，是有權柄管火的，向那拿著鋒利鐮刀的大聲喊著說：「伸出鋒利的鐮刀來，收取地上葡萄樹的果子，因為葡萄熟透了。」**19** 那天使就把鐮刀向地上揮去，收取了地上的葡萄，扔進神憤怒的大醉酒池裏。**20** 那醉酒池在城外被踹踏，有血從醉酒池裏流出來，漲到馬的嚼環那麼高，約有一千六百斯他迪那麼遠。

第十三章以獸的印記和 666 結束，第十四章則立刻把另一個記號放在讀者眼前：羔羊站在錫安山，和祂在一起的有十四萬四千人，他們的額上都寫著羔羊的名和祂父親的名。這是有意的對照。當世界好像被獸所控制時，約翰卻再次看見一群沒有失去身分的人。真正的問題，仍是關乎歸屬。

錫安在舊約中是上帝王權、聖殿與救恩的象徵。羔羊站在錫安，宣告祂才是真正的王。這十四萬四千人唱新歌，而這首歌只有被贖的人才能學。由此看來，敬拜與生命經歷是彼此相連的。有些歌，是只有走過救贖的人才真正懂得唱。天上的敬拜是被恩典塑造後的回應，當中沒有表演的意味。

經文這樣說他們：「羔羊無論往哪裏去，他們都跟隨他。」這一句很可能是本段最直接的門徒定義。跟隨羔羊意味著走祂的路，單單接受一套末世知識還遠遠不夠。羔羊的路，必然經過見證、捨己、十字架和復活。這十四萬四千人被稱為「初熟的果子」，表明他們屬於上帝，也預示著將有更大的收成。

「未曾沾染婦女」需要放在《啟示錄》以淫亂象徵為偶像崇拜、屬靈不忠的語境中來閱讀。這群人的「貞潔」指向對羔羊專一的忠誠，不宜讀成對婚姻或女性的貶抑。第十四章所關心的，是上帝子民沒有與巴比倫的淫亂同流，仍然跟隨羔羊。

接著有三位天使宣告信息。第一位有永遠的福音，要傳給住在地上的各邦國、各支派、各語言、各民族。他呼召人要敬畏上帝，把榮耀歸給祂；又要敬拜那創造天、地、海和水源的主。福音在這裏帶有創造與審判的公共宣告：世界屬於創造主，所以任何獸性權力都沒有資格要求終極敬拜。

第二位天使宣告巴比倫傾覆了。本章先提前說出巴比倫的結局，而第十七至十八章才會對它作詳細的描寫。啟示文學常以未來的確定



性來改變現在的忠誠：巴比倫目前也許繁華耀眼，但它的終局已被宣告。因此，信徒不必把自己的生命，投資在注定傾倒的秩序上。第三位天使警告那些敬拜獸並受了牠印記的人，必然要面對上帝的審判。隨後，他敘事說：「那些遵守上帝命令和堅信耶穌真道的聖徒要有耐心。」這句話把宏大的天使宣告，落回到信徒的生活。末世智慧落在遵守誡命、持守對耶穌的忠誠；掌握最多祕密，並不能證明成熟。

「從今以後，在主裏死去的人有福了。」對可能殉道的教會而言，這是一句極深的安慰。他們可以歇了自己的勞苦，而所作的工也隨著他們。死亡不能抹去忠心的工作；很多事在人死後看似已結束，上帝卻保存它們的果效與記念。

本章最後呈現一幅地上收割與酒醉的圖像。收割可以包含聚集與審判，而酒醉則明顯表達審判的嚴肅。血流成河的圖像非常強烈，但讀者需要記住：全卷書的審判者仍然是被殺的羔羊。這種語言一方面宣告那長期被壓抑的邪惡終必被上帝處理，另一方面也阻止信徒把審判讀成報復快感。

思想：

今天最值得記住的，也許是這句話：「羔羊無論往哪裏去，他們都跟隨他。」若羔羊帶我們到不方便、不受歡迎卻忠信的地方，我們願意去嗎？請問問自己：我們的額上寫著甚麼？別人從優先次序、消費、語言與選擇中，能看出我們屬於誰嗎？我們今天最想跟隨甚麼？跟隨潮流、群體情緒、利益，還是羔羊？請選一個具體的生活場景，問自己：「若羔羊走向這裏，我的下一步會有何不同？」

我們跟隨羔羊有時，會碰到華人文化最重視的幾件事：面子、穩定、家庭的期待、職業的前途，以及下一代的成就。選擇誠實，可能會失去機會；選擇守住信仰群體，可能會降低效率；選擇照顧弱者，可能會減慢自己的上升。第十四章問我們：無論羔羊往哪裏去，我們也願意跟隨？

主耶穌，求祢賜我們一顆單純跟隨的心。巴比倫繁華時，提醒我們它的終局；忠心未見回報時，提醒我們：所作的工在祢面前不會消失。



20

十一月二十日

摩西與羔羊之歌

經文：啟示錄 15:1-16:21

15:1 我看見在天上另有另一兆頭，大而且奇，就是七位天使掌管末了的七種災難，因為神的烈怒在這七種災難中發盡了。

2 我看見彷彿有攪雜火的玻璃海；又看見那些勝了那獸和獸像，以及牠名字的數字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著神的豎琴。**3** 他們唱神僕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說：「主—全能的神啊，你的作為又偉大又奇妙！萬國之王啊，你的道路又公義又真實！」**4** 主啊，誰敢不敬畏你，不把榮耀歸於你的名？因為只有你是神聖的。萬民都要來，在你面前敬拜，因你公義的作為已經彰顯了。」

5 此後，我看見在天上那存放法櫃的聖所開了。**6** 那掌管七種災難的七位天使從聖所出來，穿著潔白明亮的細麻衣，胸間束著金帶。

7 四個活物中，有一個把盛滿了活到永永遠遠之神烈怒的七個金碗給了那七位天使。**8** 聖所中充滿了神的榮耀和權能而來的煙。沒有人能進入聖所，直等到那七位天使降完了七種災難。

16:1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聖所裏出來，向那七位天使說：「你們去，把盛著神烈怒的七碗傾倒在地上。」

2 第一位天使去，把碗傾倒在地上，就有又臭又毒的瘡生在那些有獸的印記和拜獸像的人身上。

3 第二位天使把碗傾倒在海裏，海就變成像死人的血一樣，海裏所有的活物都死了。

4 第三位天使把碗傾倒在河流和水源裏，水就變成血了。**5** 我聽見掌管眾水的天使說：「昔在、今在的聖者啊，你做的判斷公義；**6** 因他們曾流過聖徒與先知的血，現在你給他們血喝，這是他們該受的。」**7** 我又聽見祭壇中有聲音說：「是的，主—全能的神啊，你的判斷又真實又公義！」

8 第四位天使把碗傾倒在太陽上，使太陽可用火烤人。**9** 人被炎熱所烤，就褻瀆那有權掌管這些災難的神的名，他們沒有悔改，也沒有把榮耀歸給神。



10 第五位天使把碗傾倒在獸的座位上，獸的國就變成黑暗。人因疼痛而咬自己的舌頭；**11** 又因所受的疼痛和生的瘡，就褻瀆天上的神，也沒有為他們的行為悔改。

12 第六位天使把碗傾倒在大幼發拉底河上，河水就乾了，為要給從日出之地所來的眾王預備道路。**13** 我又看見三個污穢的靈，好像青蛙，從龍的口、獸的口和假先知的口中出來。**14** 他們本是鬼魔的靈，施行奇事，到普天下眾王那裏去，召集他們在全能者神的大日子作戰。**15** 看哪，我來像賊一樣。那警醒、穿著衣服的人有福了；他不至於赤身而行，給人看見他的羞恥。**16** 於是，那三個鬼魔把眾王聚集在希伯來話叫作哈米吉多頓的地方。

17 第七位天使把碗傾倒在空中，就有大聲音從聖所的寶座上出來，說：「成了！」**18** 又有閃電、響聲、雷轟、大地震，自從地上有人以來沒有這樣大、這樣厲害的地震。**19** 那大城裂為三段，列國的城也都倒塌了。神記起了大巴比倫城，把那盛自己烈怒的酒杯遞給她。**20** 各海島都逃避了，眾山也不見了。**21** 又有大冰雹從天掉落在人身上，每一個約重一他連得，以致人因冰雹的災難而褻瀆神，因為那災難太大了。

第十五章提到七位天使拿著最後的七災，因為「神的烈怒在這七種災難中發盡了」。在審判全面展開之前，約翰先看見另一個敬拜場景：有玻璃海，其中摻著火，那些勝過獸、獸像和牠名字數字的人站在海旁，拿著上帝的琴，唱著摩西之歌和羔羊之歌。

這幅圖像把《出埃及記》帶進終末。以色列人過紅海後唱摩西之歌，慶祝上帝擊敗了奴役他們的法老權勢；《啟示錄》的得勝者也站在海旁唱歌。新出埃及的敵人不再只是埃及，也是獸與巴比倫代表的整個偶像權力體系；而救贖的中心則是羔羊。

「摩西之歌」與「羔羊之歌」放在一起，說明上帝在基督裏的救恩已承接並完成舊約的救贖故事。歌曲稱頌全能上帝的作為偉大奇妙，道路公義真實；祂是萬國之王，萬民最終要來敬拜祂。審判的目的，在這裏被放進上帝的聖潔、公義與萬國敬拜中理解。

隨後，天上的殿開了。七位天使穿著潔白光明的細麻衣，接過盛滿上帝烈怒的金碗。殿中充滿了上帝榮耀和能力的煙，所以沒有人能進去，直到七災完畢。這讓人想到西奈山與聖殿奉獻時，神榮耀充滿的場景。審判出於聖潔上帝的決定，宇宙仍在祂的主權中。



第十六章記載七碗依次倒下：瘡、海變血、江河變血、日頭灼熱、黑暗、幼發拉底河乾涸，以及最後的大地震與冰雹，這七災顯然與出埃及災禍及前面的號災相呼應。然而，與號災不同的是，號災範圍多次只有三分之一，而七碗則呈現更完整的終局性。警告階段正在走向完成。

值得注意的是，人多次因災難而褻瀆上帝，「仍不悔改」。這與第九章的結尾形成呼應。審判揭露人的心，也揭露偶像的頑固。苦難沒有神奇地製造出敬虔。若人持續把上帝看成敵人，即使看見自己所倚靠的秩序崩塌，也可能只會更深地反抗。

第六碗使幼發拉底河乾涸，龍、獸和假先知的口中有污穢的靈出去迷惑列王，把他們聚集在哈米吉多頓。這個名字喚起舊約戰爭與終末衝突的記憶。經文更關心世界權力如何被欺騙、並聚集起來抵擋上帝；它沒有提供一張可以直接套用的現代軍事地圖。

就在戰爭集結的畫面中，基督插入一句：「看哪，我來像賊一樣。那警醒、穿著衣服的人有福了。」宏大的末世場景突然轉成個人倫理。讀者最需要做的仍是警醒並保持衣服，也就是保持身分與忠誠。末世信息的目的，始終是塑造生活。

第七碗倒下時，寶座有聲音說：「成了！」大巴比倫被記念，列國城市倒塌。這為第十七至十八章詳細審判巴比倫預備道路。第十五至十六章的七碗雖沉重，但它們被「摩西之歌」與「羔羊之歌」所包圍。對上帝的子民而言，終局是一場新的出埃及。從奴役權勢得自由，並在玻璃海旁敬拜；災難本身從來不是終點。

思想：

讀災難經文時，華人教會要抵抗一種衝動，那就是把別人的苦難迅速解釋成上帝的刑罰。地震、疫情、戰爭或社會危機，首先把受傷的人帶到我們面前。敬畏上帝會催促悔改，同時也會催促憐憫、援助與代禱；在苦難中的人需要的是陪伴，而不是輕率的屬靈判詞。我們需要反思自己是容易恐懼、好奇、幸災樂禍，還是心生敬畏？第十五章先給一首歌，催促我們在上帝公義與救贖的故事中理解審判。我們是否有一種習慣，在多次提醒後仍拒絕悔改？「仍不悔改」是第十六章最沉重的句子之一。外界消息混亂時，抓住中間那句命令：警醒。今天，我們要守住一件屬靈衣裳，即是誠實、節制、禱告或憐憫，絕不因喧鬧而脫下。



主啊，求祢在我們心中完成新的出埃及，領我們脫離轄制人的偶像，也保守我們警醒。世界以哈米吉多頓般的聲音催人恐慌時，叫我們仍聽見羔羊之歌。



21

十一月廿一日

繁華城的杯

經文：啟示錄 17:1-18

1 拿著七個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來對我說：「來，我要讓你看看那坐在眾水之上的大淫婦所要受的懲罰；2 地上的君王都曾與她行淫，住在地上的人也喝醉了她的淫亂的酒。」3 我在聖靈感動下，被天使帶到曠野去，我看見一個女人騎在朱紅色的獸上；那隻獸有七個頭十個角，遍體有褻瀆的名號。4 那女人穿著紫色和朱紅色的衣服，用金子、寶石、珍珠作妝飾，手拿著金杯，杯中盛滿了可憎之物和她淫亂的污穢。5 在她額上寫著奧祕的名字，說：「大巴比倫，世上的淫婦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6 我又看見那女人喝醉了聖徒的血和為耶穌作見證的人的血。我看見她，非常詫異。7 天使對我說：「你為甚麼詫異呢？我要把這女人和馱著她那七頭十角的獸的奧祕告訴你。8 你曾看見的獸，以前有，現在沒有，將來要從無底坑裏上來，又歸於沉淪。凡住在地上、名字從創世以來沒有記在生命冊上的人看見那隻獸都要詫異，因為牠以前有，現在沒有，以後再有。9 在此要有智慧的心思：那七個頭就是女人所坐的七座山；他們又是七個王，10 五個已經倒了，一個還在，一個還沒有來到；他來的時候必須只暫時停留。11 那以前有、現在沒有的獸就是第八個，他也和那七個同列，正歸於沉淪。12 你曾看見的那十個角就是十個王；他們還沒有得到國度，但他們要和那隻獸同得權柄作王一個時辰。13 他們同心把自己的能力權柄交給那隻獸。14 他們將與羔羊作戰，羔羊必勝過他們，因為羔羊是萬主之主、萬王之王，而同羔羊在一起的是蒙召、被選、忠心的人。」15 天使又對我說：「你所看見那淫婦坐的眾水，就是許多民族、人民、邦國、語言。16 你所看見的那十個角與獸必恨這淫婦，他們要使她孤獨赤身，又要吃她的肉，用火將她燒盡。17 因為神使諸王同心執行他的旨意，把他們自己的國交給那隻獸，直等到神的話都應驗了。18 你所看見的那女人就是管轄地上眾王的大城。」

七碗之後，有一位天使帶約翰去看「大淫婦」的審判。她坐在眾水之上，也坐在朱紅色的獸上，穿著紫色和朱紅色的衣服，以金子、



寶石和珍珠為妝飾，手拿著金杯。這個畫面華麗得幾乎令人目眩，然而杯中盛滿了可憎之物。約翰要讀者學習辨識一種危險：罪惡秩序往往在看起來成功、富麗、值得羨慕時最有誘惑力，其猙獰面貌反倒容易辨認。

她的額上寫著名字：「大巴比倫」。第一世紀的讀者熟悉舊約中的巴比倫——那是一座摧毀耶路撒冷、使上帝子民被擄的帝國城市。到了約翰時代，這個名字成為理解羅馬的先知性代號。那七座山、掌管地上眾王的大城，以及帝國奢華與政治力量，都令羅馬成為這幅圖像最直接的歷史背景。同時，巴比倫的象徵又超過一座城市，代表一切以權勢、奢華與偶像吸引列國的帝國模式。

這婦人坐在「眾水」之上，隨後天使解釋眾水為各民族、群眾、國家和語言。她的力量是國際性的。羅馬帝國把不同地區納入政治、軍事與經濟網絡，並把自己的秩序描寫成文明與和平。約翰卻從天上的視角揭露其中另一面：權力可以以繁榮為包裝，把各地資源集中到中心，也要求城市以敬拜和忠誠回應帝國恩惠。

這婦人又醉於聖徒和耶穌見證人的血。奢華與暴力在同一個身體上出現。這是《啟示錄》對帝國最深刻的洞察之一：在華美的城市景觀背後，可能藏著被犧牲的人。若只看勝利者的建築與商品，人容易歌頌繁榮；若從受害者的位置觀看，同一套秩序可能呈現出完全不同的樣貌。

約翰看見這婦人，就「非常詫異」。天使反問他為何驚奇，然後開始解釋獸與七頭十角的奧秘。這一幕像在提醒讀者：連先知也可能被權勢的華美所震懾，需要天上的解釋來重新看清。屬靈的分辨力不是天生免疫的，教會也需要不斷被上帝的話教育，才不至於把看起來強盛的東西，自動等同於值得追隨的對象。

「七個頭」被解釋為七座山，同時也與七個王相聯。「七山之城」使第一世紀的讀者自然想到羅馬。至於七個王如何逐一對應皇帝，歷來有不同的方案；然而，這個異象更要讀者看見的是，獸性帝國的統治即使看似延續，仍然走向終局。精確破解皇帝清單，並非本段的中心。

「十個角」代表十個王，他們暫時與那隻獸同得權柄，同心把能力交給獸，也要與羔羊爭戰。然而，結局早已寫明：羔羊必勝過他們，因為祂是萬主之主、萬王之王。這句話把第十七章所有複雜的



象徵拉回簡單的中心。教會不需要被政治聯盟的規模所嚇倒，因為羔羊的王權高過所有短暫的結盟。

更諷刺的是，十個角與獸最後反過來恨惡那淫婦，使她荒涼。邪惡秩序內部沒有真正忠誠，利益聯盟可以迅速變成彼此吞吃。巴比倫靠政治力量支持，最後卻被自己所倚賴的力量毀掉。這是偶像的共同結局：人用它得到安全，最後卻可能被它吞噬。

第十七章為教會提供一種「看城市」的方法。繁華本身不是罪，文化與商業也可以成為上帝普遍恩典（Common Grace）的場域；然而，若繁華是依靠剝削、暴力與對偶像忠誠來維持，教會便需要有能力看見金杯裏的內容。真正的分辨，不再只是詰問一個制度帶來了多少利益，同時也要問：誰為這些利益付出了代價。

思想：

我們是否容易把「成功」直接等同於上帝的祝福？第十七章催促我們看得更深：光鮮的外表之下，是否有藏著不義、剝削，以及被犧牲的人？我們的生活中，也可能有一隻金杯——某件事看似體面、令人羨慕，內裏卻侵蝕良心。求主賜下勇氣，讓我們看清杯中的內容。今天，試著檢視一項消費、投資或工作選擇：它只對我們有利，還是也尊重別人的生命與尊嚴？辨認一個「外面是金杯、裏面卻有人付代價」的誘惑，除了看它能給甚麼，也看它要求犧牲誰、忽略甚麼，使我們成為怎樣的人。

對不少華人家庭而言，置業、投資、升學、職業成就與移民規劃，都可以是負責任的生活安排；當它們變成唯一的安全感來源，甚或迫使我們接受不義、忽略他人，它們就像那隻金杯一樣開始塑造敬拜。《啟示錄》多問一步：我們得到這些東西時，正在成為怎樣的人？

萬王之王的羔羊啊，求祢保守我們不被巴比倫的華美所迷惑。請賜我們一雙能看見受害者的眼睛，以及一顆在利益面前仍敢說真話的心。



22

十一月廿二日

從巴比倫出來

經文：啟示錄 18:1-24

1 此後，我看見另一位有大權柄的天使從天降下，地由於他的榮耀而發光。2 他以強而有力的聲音喊著說：「傾覆了！大巴比倫傾覆了！她成了鬼魔的住處，各樣污穢之靈的巢穴，各樣污穢之鳥的窩，各樣污穢可憎之獸的出沒處。3 因為列國都喝了她的淫亂大怒的酒；地上的君王和她行淫；地上的商人因她極度奢華而發了財。」4 我又聽見另一個聲音從天上說：「我的民哪，從那城出來吧！免得和她在罪上有份，受她所受的災殃；5 因她的罪惡滔天，神已經記得她的不義。6 她怎樣待人，也要怎樣待她，按她所行的加倍地報應她；用她調酒的杯加倍調給她喝。7 她怎樣榮耀自己，怎樣奢華，也要使她照樣痛苦悲哀。因她心裏說：『我坐了皇后的位，並不是寡婦，絕不至於悲哀。』8 所以在一天之內，她的災殃要一齊來到，就是死亡、悲哀、饑荒。她將被火燒盡，因為審判她的主神大有能力。」9 地上的君王，與她行淫、一同奢華的，看見燒她的煙，就必為她哭泣哀號；10 因怕她的痛苦，就遠遠地站著，說：「禍哉，禍哉，這大城！堅固的巴比倫城啊！一時之間，你的審判要來到了。」11 地上的商人也都為她哭泣悲哀，因為沒有人再買他們的貨物了；12 這貨物就是金、銀、寶石、珍珠、細麻布、絲綢、紫色和朱紅色衣料、各樣香木、各樣象牙的器皿、各樣極寶貴的木頭和銅、鐵、大理石的器皿，13 和肉桂、豆蔻、香料、香膏、乳香、酒、油、細麵、麥子、牛、羊、馬、馬車，以及奴隸、人口。14 「你所貪愛的果子離開了你；你一切的珍饈美味和華美的物件都從你那裏毀滅，絕對見不到了。」15 販賣這些貨物、藉著她發財的商人，因怕她的痛苦，就遠遠地站著哭泣悲哀，16 說：「禍哉，禍哉，這大城！她穿著細麻、紫色、朱紅色的衣服，用金子、寶石、珍珠為妝飾。17 一時之間，這麼多的財富就歸於無有了。」所有的船長和到處航海的，水手以及所有靠海為業的，都遠遠地站著，18 看見燒她的煙，就喊著說：「有哪一個城能跟這大城比呢？」19 於是他們把灰塵撒在頭上，哭泣悲哀地喊著說：「禍哉，禍哉，這大城！凡有船在海中的，都因她的珍寶成了富足。她在一時之間就



成為荒蕪。**20** 天哪，眾聖徒、眾使徒、眾先知啊！你們都要因她歡喜，因為神已經在她身上為你們伸了冤。」**21** 有一位大力的天使舉起一塊石頭，好像大磨石，扔在海裏，說：「巴比倫大城也必這樣猛力地被扔下去，絕對見不到了。**22** 彈琴、歌唱、吹笛、吹號的聲音，在你中間絕對聽不見了；各行手藝的技工在你中間絕對見不到了；推磨的聲音在你中間絕對聽不見了；**23** 燈臺的光在你中間絕對不再照耀了；新郎和新娘的聲音在你中間絕對聽不見了。你的商人原來是地上的顯要；萬國也被你的邪術迷惑了。**24** 先知、聖徒和地上一切被殺的人的血都在這城裏找到了。」

第十八章把第十七章的巴比倫審判，展開成一首宏大的挽歌。一位大有權柄的天使宣告：「傾覆了！大巴比倫傾覆了！」它成為了污穢之靈與不潔之物的住處。這座曾自稱世界中心的城市，在天上的判決中已成廢墟。啟示文學常用這種「預先完成式」語言：事情在歷史中尚未完全發生，信徒卻因上帝的宣告而能提前看見它的終局。

另一個聲音說：「我的民哪，從那城出來吧！免得和她在罪上有份……」對小亞細亞的信徒而言，這不一定意味著全部搬離城市。

《啟示錄》在象徵世界中要求信徒從巴比倫的價值與偶像秩序中分離出來。人可以仍住在城市，卻拒絕讓城市的慾望支配自己。真正的「出來」，首先是忠誠、生活方式與想像的出離。

巴比倫自言：「我坐了皇后的位，並不是寡婦，絕不至於悲哀。」這種自信，與老底嘉的「我一樣都不缺」相似。自足是《啟示錄》反覆揭露的靈性幻覺。城市以財富、軍事、貿易和聯盟保證自己安全，上帝卻宣告它的災殃可以在「一天之內」或「一時之間」臨到。人類建造多年的安全感，可能比想像中脆弱。

除了地上的君王為巴比倫哀哭，商人也哀哭，船主與航海者同樣哀哭。值得注意的是，他們的哭聲主要源於自身利益消失，卻很少為城市的罪或受害者悲傷。商人說再沒有人買他們的貨物了。這是一種非常尖銳的經濟批判：當一個制度倒塌時，人最先關心甚麼，往往揭露了他真正敬拜甚麼。

商人的貨物清單極長，有金銀、寶石、細麻布、香料、酒、油、牲畜、車馬，而最後竟然列到奴僕和人口。這個清單的結尾帶著刻意安排的震撼。先列出奢侈品，最後列到人的身體與生命，藉此揭示



了帝國經濟最黑暗的一面。人可以被商品化，成為繁華機器的一部分。當市場把人的價值降為價格，上帝的審判便具有深刻的倫理意義。

商人因害怕她的痛苦，就站得遠遠的，喊著：「禍哉！禍哉！」他們曾從她的奢華發財，如今卻沒有一個人走近去承擔她的痛苦。建立在利益上的關係，會在利益消失時迅速解體。這與新耶路撒冷的群體形成對照：那城的中心是上帝與羔羊的同在，並非靠互相利用來維持。

天上卻被呼召要歡喜，因為上帝已為聖徒、使徒和先知伸冤。這份歡喜，絕不能讀成對人受苦的殘酷快感；它是在回應第五個印「要到幾時」的呼求，是受害者終於得到公義的喜樂。若沒有對罪惡結構的審判，受壓者的眼淚便永遠沒有答案。

一位大力天使把一塊像大磨石的石頭扔進海裏，宣告巴比倫也要如此猛烈地被扔下去。接著是一連串否定：「絕對聽不見了」、「絕對見不到了」、「絕對不再照耀了」，以及「新郎和新娘的聲音在你中間絕對聽不見了」。城市的聲音逐項消失，這種文學節奏讓讀者感受到一個文明的沉寂。曾經自以為不可缺少的中心，最後竟安靜得無人尋見。

第十八章最後說，在巴比倫城裏發現了先知、聖徒和地上一切被殺者的血。這句話把她的經濟奢華與暴力責任連在一起。因此，教會不能只關心個人道德，也要學習去問制度性的問題：我的舒適是否建立在看不見的剝削上？我的消費是否讓我對遠方人的痛苦失去感覺？「從巴比倫出來」是一個持續的屬靈操練。

思想：

若今天聽見上帝呼召祂的子民「從她出來」，祂可能要我們離開哪種價值？過度消費、炫耀、把人當工具、只用利益衡量關係，都是巴比倫日常的語言。試著檢視自己最捨不得失去的東西。若一個制度倒下，我們首先為之哀哭的，是人的受傷，還是自己的利益？答案會指出我們心中的偶像。今天，讓我們少買一件其實不需要的東西，把省下的資源用於尊重和扶助生命。

今日的巴比倫往往隱藏在便利之中。廉價商品、即時配送、平台服務與快速消費，常把生產者、基層工人、外傭與移民勞工的處境，



藏在螢幕之外。華人基督徒可以從一筆消費開始操練分辨：除了看價格，也看人的尊嚴、勞動與受造界所付的代價。

主啊，求祢帶我們出巴比倫。即使我們仍生活在市場與城市之中，也不受它的慾望所俘虜。求祢賜我們一雙能看見商品背後辛勞者的眼睛。



23

十一月廿三日

哈利路亞與婚宴

經文：啟示錄 19:1-10

1 此後，我聽見好像有一大群人在天上大聲說：「哈利路亞！救恩、榮耀、權能都屬於我們的神。2 他的判斷又真實又公義；因他判斷了那大淫婦，她用淫行敗壞了世界。神為他的僕人伸冤，向淫婦討流僕人血的罪。」3 他們又一次說：「哈利路亞！燒淫婦的煙往上冒，直到永永遠遠。」4 那二十四位長老和四活物就俯伏敬拜坐在寶座上的神，說：「阿們。哈利路亞！」5 接著，有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神的眾僕人哪，凡敬畏他的，無論大小，都要讚美我們的神！」6 我聽見好像一大群人的聲音，像眾水的聲音，像大雷的聲音，說：「哈利路亞！因為主——我們的神、全能者，作王了。7 我們要歡喜快樂，將榮耀歸給他；因為羔羊的婚期到了，他的新娘也自己預備好了，8 她蒙恩得穿明亮潔白的細麻衣：這細麻衣就是聖徒們的義行。」9 天使對我說：「你要寫下來：凡被請赴羔羊婚宴的人有福了！」他又對我說：「這些都是神真實的話。」10 我就俯伏在他腳前要拜他。他對我說：「千萬不可！我和你，以及那些為耶穌作見證的弟兄同是僕人。你要敬拜神。」因為那些為耶穌作見證的人有預言的靈。

巴比倫的哀歌結束後，第十九章隨即傳來天上巨大的「哈利路亞」。這個希伯來讚美詞在新約中只出現在《啟示錄》第十九章。天上群眾稱頌救恩、榮耀和權能都屬於上帝，因祂的判斷真實公義；祂已經審判那敗壞大地的淫婦，也為僕人的血伸冤。這段敬拜幫助讀者理解審判。第五印中殉道者的呼喊、第十八章中受害者的血，在這裏得到回答。天上的喜樂，是來自真實與公義終於勝過欺騙和暴力。若世界真的有受害者，公義便需要對毀壞生命的力量作出終結性的判斷。

二十四位長老和四活物俯伏敬拜，有聲音從寶座出來，呼召所有僕人：凡敬畏上帝的，無論大小，都要讚美祂。接著又有好像一大群人、眾水與大雷的聲音，宣告：「哈利路亞！因為主——我們的



神、全能者，作王了。」上帝一直掌權，而在這裏，則是祂的王權終在歷史終局中公開彰顯。

敬拜忽然從審判轉向婚禮：羔羊的婚期到了，他的新娘也自己預備好了。這與第十七章的巴比倫淫婦，構成了全卷書最重要的「女性／城市」對照之一。第十七章是一個以奢華和誘惑支配列國的女人城市；第十九章開始出現一位忠於羔羊的新婦，隨後的第二十一章更會看見她就是新耶路撒冷。整個末世故事因而可以被讀成兩座城、兩種愛、兩種歸屬的選擇。

新婦蒙恩得穿明亮潔白的細麻衣，經文說這細麻衣就是聖徒的義行。在這裏，恩典與生活被放在一起。「蒙恩得穿」說明衣服首先是恩賜；「聖徒們的義行」則說明恩典會產生可見的生活。基督徒的善行不是用於購買救恩，而是像婚衣一樣表明自己已經屬於新郎。

天使吩咐約翰寫下這句話：「凡被請赴羔羊婚宴的人有福了！」聖經中的宴席，常象徵上帝國度的喜樂與團契。前面提到，別迦摩有人受誘惑去參加偶像宴席，老底嘉則被邀請與主坐席；現在，所有線索匯聚到羔羊婚宴。信徒今天拒絕某些桌子，是因為正在等待更好的桌子。

約翰聽見如此榮耀的信息時，竟要俯伏拜天使。天使立刻阻止他，說：「千萬不可！我和你，以及那些為耶穌作見證的弟兄同是僕人。你要敬拜神。」這個小插曲非常重要。即使在屬靈的經驗中，人仍可能把敬拜放錯地方。天使拒絕成為偶像，也再次把全卷書的中心拉回上帝。

經文提到「為耶穌作見證的人有預言的靈」，這句話的翻譯與解釋仍有討論，方向卻很清楚：真正的預言把人帶向耶穌的見證。若末世研究只剩奇觀、數字、地緣政治與自我優越，卻沒有更深認識基督，它便離開了預言的心臟。

婚宴把終末盼望寫成一場相遇：新郎與新婦團聚，長久等候終於進入喜樂。上帝的終局帶著關係的溫度，是與祂同席的相交。末世的盼望因此不再只問「我們逃過甚麼」，也問「我們終於與誰同在」。哈利路亞段落也讓讀者看見，天上的讚美並不是與地上的公義分離。上帝被稱頌，正因祂的判斷真實公義，為僕人的血伸冤。敬拜若從不關心受害者，便很容易變成只服務自身感受的宗教活動。



《啟示錄》的敬拜，總把上帝是誰、祂對世界做甚麼、祂如何對待被壓者連在一起。

婚宴的圖像把忠誠寫成一份愛的關係。教會拒絕獸與巴比倫，是因為她已屬於新郎。愛會產生界線；婚約的專一表達關係的深度。如此看來，聖潔超過避免違規，它守護教會對基督的愛。

思想：

想到末世，我們首先感到的是恐懼，還是看見婚宴？第十九章把盼望帶向相遇與喜樂。我們所等候的，是那位愛我們的新郎。「新婦預備好了」提醒我們：今日的生活是否像預備婚衣？有哪一件事需要我們整理、悔改或忠心完成？用「婚約」來看今日的一個選擇：它是否與我們對基督的愛相稱？拒絕不相稱的事，是守護關係；專一，也帶來自由。預備見主，無須先想轟轟烈烈的大事。無人注意時，仍守信用，關係中仍說真話，疲憊中仍保留一點愛。日常義行，正像細麻衣的線。

華人教會的敬拜若只留下個人安慰，便容易聽不見第十九章為受害者伸冤的哈利路亞。婚宴的喜樂包含公義得到回答。主日敬拜，可以帶著城市的傷口進到上帝面前，記念受壓者、孤單長者、移民家庭、失業者，以及在衝突中受傷的人，讓讚美具有公共的重量。主耶穌，感謝祢邀請我們赴宴席。求祢保守我們的敬拜只歸上帝，也願日常行為與所領受的恩典相稱。



24

十一月廿四日
忠信真實的騎士
經文：啟示錄 19:11-21

11 後來我看見天開了。有一匹白馬，騎在馬上的稱為「誠信」、「真實」，他審判和爭戰都憑著公義。**12** 他的眼睛如火焰，頭上戴著許多冠冕；他身上寫著一個名字，除了他自己沒有人知道。**13** 他穿著浸過血的衣服；他的名稱為「神之道」。**14** 眾天軍都騎著白馬，穿著又白又潔淨的細麻衣跟隨他。**15** 有利劍從他口中出來，用來擊打列國。他要用鐵杖管轄他們，並且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醴酒池。**16** 在他衣服和大腿上寫著「萬王之王，萬主之主」的名號。**17** 我又看見一位天使站在太陽中，向天空一切的飛鳥大聲喊著說：「你們聚集來赴神的大宴席，**18** 為要吃君王的肉、將軍的肉、壯士的肉、馬和騎士的肉、一切自主的和為奴的，以及尊貴的和卑賤的肉。」**19** 我又看見那獸和地上的君王，和他們的軍隊都聚集，要與白馬騎士和他的軍隊作戰。**20** 那獸被擒拿了；那在獸面前曾行奇事、迷惑了接受獸的印記和拜獸像的人的假先知，也與獸同被擒拿。他們兩個就活生生地被扔進燒著硫磺的火湖裏，**21** 其餘的人被白馬騎士口中吐出來的劍殺了；所有的飛鳥都吃飽了他們的肉。

婚宴之後，天開了。約翰看見一匹白馬，騎士稱為「誠信」、「真實」，祂按公義審判和爭戰。這是全卷書最強烈的戰士基督圖像之一。祂的眼睛如火焰，頭上戴著許多冠冕；祂有一個只有自己知道的名字。祂穿著浸過血的衣服；祂的名稱為「上帝之道」。祂揭露所有假征服者，與第十三章的征服邏輯形成根本對照。

「誠信」和「真實」把第十九章連結回第一章「忠信的見證者」。基督的審判權建立在祂完全真實的品格上。地上的戰爭常由利益、恐懼和宣傳所推動，祂的審判卻按公義施行。這並沒有消除圖像的嚴肅，卻防止讀者把它變成對人類暴力的神聖化。

祂的衣服在戰鬥展開前已經染血，這一點尤其值得注意。經文沒有明言那是仇敵之血，還是祂自己的血；由於戰鬥尚未開始，這畫面至少把讀者帶回全卷書被殺羔羊的得勝。無論細節如何，白馬騎士



仍是那位曾為人流血、以十字架定義王權的主。

祂口中有利劍，用以擊打列國。第一章已把劍放在基督口中，說明祂主要以話語施行審判；祂的名稱為「上帝之道」，更強化了這一點。帝國依靠實體刀劍來維持統治，基督的權柄則以真實之道來揭露、判定並終結謊言。

天上的眾軍穿著潔白的細麻衣，騎著白馬跟隨祂，卻沒有描述他們揮刀殺敵。敘事從「軍隊聚集」迅速跳到獸與假先知被捉拿，所期待的大戰幾乎沒有真正發生。這是一個重要的文學細節。邪惡看似召集了龐大力量，面對基督時，卻沒有勢均力敵的戰爭。

另一位天使站在太陽中，召集飛鳥來赴「上帝的大宴席」，為要吃君王、將領、壯士等人的肉。這是刻意與羔羊婚宴形成黑暗對照，同時也承接了《以西結書》第三十九章中對歌革之戰的圖像。象徵語言極為強烈，目的在於宣告：壓迫者的權勢終將被徹底剝去。

獸和地上眾王聚集，要與騎士爭戰；結果獸和假先知立刻一同被擒，且被扔進火湖裏，其餘的人則被騎士口中吐出來的劍殺滅。在第十三章中曾經令人敬畏的獸，在第十九章卻幾乎沒有還手的空間。這是《啟示錄》對邪惡力量的一種去魅。牠在地上的宣傳中彷彿不可戰勝，從天上看，卻非常短暫。

讀這段經文時需要格外小心。第十九章的審判權屬於基督，並沒有交給教會作為對敵人施暴的授權。全卷書一再把聖徒的得勝，放在見證、忍耐與羔羊的血中。教會跟隨祂，持守真理，並把最後的審判權留在祂手中。

這位騎士的腿上寫著「萬王之王，萬主之主」。第十七章已用同一個稱號來描述羔羊，這表明被殺的羔羊與白馬騎士是同一位主。祂的溫柔與公義、犧牲與審判，不能被拆成兩個基督。祂審判邪惡，正因為祂真實地愛受造界，且曾為人流過血。

思想：

看見不義時，我們是否很快便坐上審判者的位置？第十九章提醒我們，最後的劍是從基督口中出來的。我們只管說真話、行公義，並把最終的報應交給祂。此外，我們需要重新理解「力量」。基督最強烈的戰士形象，身上仍帶著被殺羔羊的記號。真正的力量，無須靠殘酷證明。今天若遇衝突，請先問：我們的話更像基督口中的真理，還是龍口中的控告？若需要面對衝突，請先抓住「忠信真實」



這四個字。即使立場正確，也不可靠誇張、造謠與羞辱來取勝。基督的方式，應該與基督的目的相稱。

華人公共文化常把「強硬、迅速反擊與毫不退讓」視為力量；然而，白馬騎士稱為「忠信真實」。教會參與公共議題時，力量首先表現在真實：不造謠、不誇大、不以羞辱動員群體，也不把對手去人化。忠於基督的方式，本身就是見證的一部分。

忠信真實的主啊，求祢審判我們心中的虛假，也保守我們不受仇恨塑造。願我們跟隨祢時，衣服仍然潔白。



25

十一月廿五日

撒但的盡頭

經文：啟示錄 20:1-10

1 我又看見一位天使從天降下，手裏拿著無底坑的鑰匙和一條大鐵鏈。2 他抓住那龍，那古蛇，就是魔鬼、撒但，把牠捆綁了一千年，3 扔在無底坑裏，把無底坑關閉，用印封上，使牠不再迷惑列國，等到那一千年滿了。這些事以後，牠必須暫時被釋放。4 我又看見一些寶座，坐在上面的有審判的權柄賜給他們。我又看見那些因為給耶穌作見證，並為神之道被斬首的人的靈魂，和沒有拜過那獸與獸像、也沒有在額上和手上打過牠印記的人的靈魂。他們都復活了，與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5 這是頭一次的復活。其餘的死人還沒有復活，直等那一千年滿了。6 在頭一次復活有份的有福了，聖潔了！第二次的死在他們身上沒有權柄，但他們要作神和基督的祭司，也要與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7 那一千年滿了，撒但會從監牢裏被釋放，8 出來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國，就是歌革和瑪各，使他們聚集爭戰。他們的人數多如海沙。9 他們上來佈滿了全地，圍住聖徒的營與蒙愛的城，就有火從天降下，燒滅了他們。10 那迷惑他們的魔鬼被扔進硫磺的火湖裏，就是那獸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們會晝夜受折磨，直到永永遠遠。

第二十章是《啟示錄》解經史上爭論最密集的段落之一。一位天使拿著無底坑的鑰匙和大鎖鏈，捉住古蛇，就是魔鬼撒但，把牠捆綁了一千年，使牠不得再迷惑列國；之後，牠要暫時被釋放。接著，約翰看見寶座，以及因給耶穌作見證而被斬者的靈魂；他們與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一千年」形成了前千禧年、無千禧年、後千禧年等主要解釋傳統，各自對時間次序有不同的理解。這些分歧可以認真討論；實際上，他們各自都未忽略其共同的中心：基督掌權、忠信受苦者得到平反、撒但的權勢有界線，以及邪惡最後要被清除。

啟示文學常以象徵數字表達完整與宏大，「一千」也可能具有這種作用。這段經文較穩固的牧養中心因此很清楚，那就是撒但受限



制、殉道者得平反、基督掌權，以及邪惡終必結束。時間表可以討論，這四件事卻直接支撐著教會的忍耐。

「捆綁」並不表示撒但在任何意義上都毫無活動，因為新約中有其他經文仍談到魔鬼的工作。本處經文特別說明捆綁的目的，是要「使牠不再迷惑列國」。這與福音向萬國展開、第十四章「永遠的福音」傳給各族各民的主題，可以互相照亮。邪惡仍在反抗，但不能阻止上帝把萬國聚集到羔羊面前。

約翰又看見那些因為持守耶穌的見證和上帝之道而被殺的人。他們曾拒絕敬拜獸，也沒有受過牠的印記，現在卻坐在寶座上。地上的政權曾把他們當罪犯處決，天上卻讓他們參與治理。這是《啟示錄》一貫的反轉：殉道不是忠心者被歷史遺忘的證明，反而成為他們與基督一同作王的道路。

對於「第一次復活」與「第二次的死」，也有不同的解釋。有人理解為義人的身體復活，有人則著重於信徒死後在天上與基督一同活著、一同掌權。分歧仍在，盼望卻一致：屬基督的人必不受第二次死的權勢所轄制，死亡不再是最後的主人。

千年完畢後，撒但會被釋放出來；它要再次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國，以「歌革和瑪各」的先知性名字聚集對抗上帝子民。《以西結書》第三十八至三十九章的終末敵人被重新使用，形成全世界最後反叛的象徵。即使經過漫長的歷史，邪惡仍顯出其頑固性。

然而，最後的爭戰同樣沒有真正的懸念。當敵軍圍住聖徒的營和蒙愛的城，便有火從天降下，燒滅了他們。魔鬼被扔進火湖裏，與獸和假先知同在。第十二章出場的大龍，以及第十三章的兩獸，到這裏全部抵達終點。邪惡的故事有開端，也有結束；它不會永遠伴隨上帝的新創造。

第二十章前半段給人最大的安慰，也許就是「撒但有盡頭」。教會今日仍面對誘惑、控告、欺騙與暴力，但這些都不是宇宙永恆的另一半。基督教信仰不是善惡永遠拉鋸的二元論；創造主是「首先」和「末後」，邪惡只是受造界中的叛亂，最後要被清除。

千禧年的爭論也能訓練教會謙卑。經文只有短短幾節，後世卻據此形成多套完整的系統。我們閱讀時，要分辨哪些是經文清楚宣告的，哪些是根據多處經文而作出的推論。在次要的時序上承認限制，是對聖經的尊重。不同的千禧年傳統，仍共同承認基督再來、死者復活、最後審判、撒但被徹底擊敗與新創造。若教會為一千年



的安排而彼此敵視，卻忽略了這些共同的盼望，那就是讓時間表遮住主角了。

殉道者活了，與基督一同作王，則是本段最具牧養力量的畫面。世界曾奪去他們的生命，上帝卻宣告他們真正活著。這個反轉能支撐每一個在忠心上看似失去的人。

思想：

我們也許很想知道千禧年的每個時間細節；然而今天更要問的是：這段經文呼召我們怎樣活？答案是：忍耐到底，拒絕獸的印記，並相信撒但的權勢終有界線。若我們長期受試探或控告的折磨，請記住：它沒有永恆。不要把今天的掙扎，寫成一生無法改變的命運。我們是否耗費了太多屬靈精力，只為了證明自己的末世次序？今天再說一次這個最清楚的盼望：基督掌權，邪惡有終點，忠信不徒然。

華人教會內部對末世、政治、國家與世界局勢常有不同的理解。第二十章提醒我們，次序與系統可以討論，但共同的盼望才更值得守住。當弟兄姊妹因千禧年觀、政治判斷或國族經驗而彼此定罪時，撒但反而得到控告的空間。基督掌權這個中心，足以帶我們回到謙卑。

主耶穌，祢掌權。求祢保守我們在神學的分歧上謙卑，在共同的盼望上堅定。邪惡雖真實，但最後一句話仍屬於祢。



26

十一月廿六日

白色大寶座與生命冊

經文：啟示錄 20:11-15

11 我又看見一個白色的大寶座和那坐在上面的；天和地都從他面前逃避，再也找不到它們的位置了。**12** 我又看見死了的人，無論大小，都站在寶座前。案卷都展開了，並另有一卷展開，就是生命冊。死了的人都憑著這些案卷所記載的，照他們所行的受審判。**13** 於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陰間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們都照各人所行的受審判。**14** 死亡和陰間也被扔進火湖裏，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15** 凡名字沒有記在生命冊上的人，就被扔進火湖裏。

撒但被扔進火湖之後，約翰看見一個「白色的大寶座」和坐在寶座上的那一位。天地都從祂面前逃避，再無可見之處。在此之前，地上的寶座、獸的權柄與列王的聯盟輪番登場；然而在第二十章的末了，則只剩下一個寶座。所有暫時的權勢都退場，創造主要親自作最後判決。

寶座是白色的，象徵聖潔與公義；審判者沒有被暴怒、偏見或利益所左右。人間的司法即使再嚴謹，也可能有所限制，因為人只看見部分證據，又可能受權力的影響；然而，上帝的審判是完全知道真相的。這對受害者是一個重要的盼望；有些案件在歷史上沒有得到公正的答案，但終末的審判必宣告：真實不會永遠被埋藏。

約翰看見死了的人，無論大小，都站在寶座前。死亡曾把人分散到不同的年代、地區與階層，最後卻沒有一個人被它藏住。君王與奴僕、富人與窮人、知名人物與無人記得的人，都站在同一位主面前。這個場景徹底取消了人間身分所帶來的最後特權。

「案卷都展開了」，並另有一卷是生命冊。死人照案卷的記載、按自己的行為受審判。聖經一方面清楚宣告救恩出於上帝的恩典，另一方面也反覆說人的行為要受審判。兩者不必互相抵消；行為不能購買救恩，卻能揭露一個人實際的忠誠與生命方向。七封信早已反覆說：「我知道你的行為」，第二十章不過是把這條線推到終局。

「生命冊」在《啟示錄》中多次出現。是獸的敬拜者，還是羔羊的子民，則以其名字是否記在生命冊上來區分。這卷冊子把救恩的關



係性帶進審判，上帝知道屬祂之人的名字。每個人都是被認識、得以記念的生命，不能化成冷冰冰的案件編號。

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陰間也交出死人。在古代世界，海常被視為混沌與不可控制之地，陰間則代表死者的領域。這段經文逐一宣告：這些地方再也不能保留任何人。死亡最後不只是「被人勝過」，連它自己也要被審判。

「死亡和陰間也被扔進火湖裏，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這句話把死亡人格化地送進它自己的終局。從《創世記》第三章以來，死亡一直如同一道陰影跟隨著人類；到了《啟示錄》第二十章，它終於被清除。正因如此，第二十一章可以宣告「不再有死亡」。上帝的救恩不只是安慰人接受死亡，也包括終結死亡的權勢。

火湖的圖像極其嚴肅。基督教傳統對最終刑罰的性質有不同的理解，這段經文卻不容人把邪惡看得輕微。上帝必對殺戮、欺騙、偶像與壓迫作出最終審判；被扭曲的道德秩序，不會永遠沒有答案。同時，這段經文的用意，並不是給信徒拿來判定別人的名字是否在生命冊上。審判者坐在寶座上，祂沒有把那個位置交給我們。教會能做的，是忠實地傳福音，呼召人悔改，在地上實踐公義，並把最後判決交還給上帝。人若因末世審判而變得驕傲好鬥，就忘記了自己同樣是靠恩典才得以站立。

案卷與生命冊並列，正是把公義與恩典放於同一幅圖。上帝知道人的行為，因此沒有一個受害者的經歷會因證據不足而被忽略；祂也知道屬祂之人的名字，因此救恩不是無人格的司法機制。這場最終的審判是嚴肅的，將由那位在羔羊裏顯明自己的上帝施行。

這使基督徒可以既重視行為，又拒絕自義。今日所做的事具有永恆的重量，恩典絕不把行為變得無所謂；生命冊同時提醒我們，沒有人能靠完美的履歷站在寶座前。恩典產生忠誠，忠誠在行為中被看見。死亡與陰間被扔進火湖裏，也把最後敵人本身變成被審判者。這為所有在喪親與死亡陰影下生活的人，留下了非常堅定的盼望。

思想：

若知道今日自己的行為終會在真實中被看見，哪一個選擇會隨之改變？終末審判除了喚起敬畏，也賦予日常生活重量。我們是否在心裏抓住某個人，想替上帝完成最後判決？就在今天把那個名字交回寶座吧。公義仍要追求；末後裁決屬於主。若正在哀悼，請把「死



亡自己要退場」這份篤定留在心中。基督徒的盼望直面死亡，等候上帝徹底終結它。

有些歷史傷痛並沒有得到公開的承認，有些受害者的名字也沒有留在主流的敘事之中；然而白色大寶座宣告，上帝知道每一件隱藏的事，也記得每一個被忽略的人。這份盼望能幫助華人教會在面對今日沉重的歷史時，依然保持誠實；願意記念受苦者，願意悔改，也願意把最後裁決交給上帝。

主啊，祢知道隱藏的事，也知道我們的名字。求祢以恩典領我們悔改，以公義保守我們不輕看罪。面對死亡時，提醒我們：死亡本身也有終點。



27

十一月廿七日

看哪，我把一切都更新了

經文：啟示錄 21:1-8

1 我又看見一個新天新地，因為先前的天和先前的地已經過去了，海也不再有了。2 我又看見聖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裏，從天而降，預備好了，就如新娘打扮整齊，等候丈夫。3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他要和他們同住，他們要作他的子民。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4 神要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號、痛苦，因為先前的事都過去了。」

5 那位坐在寶座上的說：「看哪，我把一切都更新了！」他又說：「你要寫下來，因為這些話是可信靠的，是真實的。」6 他又對我說：「成了！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我是開始，我是終結。我要把生命的泉水白白賜給那口渴的人喝。7 得勝的要承受這些為業；我要作他的神，他要作我的兒子。8 至於膽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殺人的、淫亂的、行邪術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說謊話的人，他們將在燒著硫磺的火湖裏有份；這是第二次的死。」

經過漫長的爭戰與審判，約翰終於看見「新天新地」。先前的天和地已經過去，海也不再有了。這幅圖景延續先知對受造界更新的盼望。整卷《啟示錄》始終以創造主為中心，終局同樣也指向上帝更新祂的世界，使受造界進入祂所應許的完全之中。

不必把「海也不再有了」理解為新創造完全沒有任何水域。對《啟示錄》的象徵世界而言，海是獸上來之處，也常帶著混沌、危險與死亡的聯想。第二十一章要表達的是，威脅生命、孕育獸性權力的混沌已被清除。第二十二章還會有生命河，所以這裏的重點是邪惡與混亂不再存在。

約翰又看見聖城新耶路撒冷從天而降，預備好了，就好像新婦妝飾整齊，等候丈夫。這座城從上帝而來，人無法靠工程把它建到天上。巴比倫從地上建立權勢，新耶路撒冷則是上帝的禮物。《啟示錄》用兩座城塑造讀者的想像：信徒要從巴比倫的吸引中走出來，正需要一個更美、更值得歸屬的城市在前方吸引著他們。



寶座傳來大聲音，說：「看哪，神的帳幕在人間！」這是全段的中心。新創造最大的福分，先不是黃金街道、寶石城牆或不再受苦，而是上帝親自與人同住。從伊甸園、會幕、聖殿，到道成肉身，聖經一直在講述上帝與人同住的故事；而第二十一章終把這條線帶到完成。

接著是最溫柔的應許：「神要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號、痛苦，因為先前的事都過去了。」第七章已預告這一幕，現在它成為新創造的現實。上帝沒有說受苦的人從前哭錯了，也沒有抹去歷史記憶；祂親自終結那造成眼淚的權勢。基督教盼望容許創傷被記得，並等待上帝的同在與醫治把它包圍。

坐寶座者親自說：「看哪，我把一切都更新了！」在《啟示錄》中，上帝直接說話的次數稀少。經過漫長的異象，寶座上的上帝親自為新創造作保證：「這些話是可信靠的，是真實的。」盼望的根基不在於人的樂觀，而在於祂的信實。

「更新」不是簡單回到伊甸園的原點。新耶路撒冷帶著城的形象，萬國與君王也要進入其中。歷史上被罪扭曲的文化與群體生活，將在上帝的未來得到潔淨和成全。救恩沒有把人抹成無歷史的個體，而是把帶著歷史的人與受造界帶進那成熟的榮耀之中。

上帝說祂是阿拉法和俄梅戛，是開始和終結，要把生命水泉白白賜給口渴的人。第一章對歷史主權的宣告，在這裏得到完成。祂從起初到末了，都沒有失去控制。口渴的人白白得到生命的泉水，祂讓恩典站在新創造的入口處。

本章第7節是上帝的應許：得勝者要承受這些為業；祂要作他的上帝，他要作上帝的兒子。這是盟約語言，也是家庭語言。得勝的終點是進入與上帝永久的關係，遠超過獨自拿獎的想像。第8節則再次嚴肅地列出拒絕這生命者的結局，旨在提醒：新創造的盼望也要求今日的忠誠。

新天新地也說明，基督教的盼望具有身體、社會與創造界的幅度。若信仰只是期待靈魂離開世界，便很難理解為甚麼《啟示錄》的終局是看見一座城「降下來」。方向是從天到地，上帝的居所來到人間。創造是上帝要更新的家園，從來不只是救恩計畫的臨時舞台。因此，今日我們對身體、鄰舍、城市與受造界的照顧，都有終末意義。我們固然不能靠自己的努力建成新耶路撒冷，因為它是上帝的



恩賜；然而我們可以活出與新創造一致的見證。每一次和好、醫治、照顧弱者與保護生命，都像從未來照進今天的一束光。

「口渴的人」白白得水，這保留了福音的開放。進入新創造的門，不是從自足開始，而是從承認「渴」開始。

思想：

我們最期待天堂的甚麼？第二十一章把答案帶回核心，那就是「上帝與人同住」。若心中不渴望上帝，再美的末世圖畫也會失去中心。今天仍有眼淚，並不代表信心不足。試著把一件悲傷帶到主前，請未來的應許先照進今天：有一天，這眼淚會被祂親手擦去。選一滴尚未被擦去的眼淚，帶到主面前；可以說出名字，也可以安靜。盼望，不是要求我們此刻停止疼痛；它乃是宣告疼痛沒有永恆的居留權。今天我們是否可以去作一件「屬於新世界」的事：和好、饒恕、照顧傷者、保護受造界，或給口渴者一杯水。

對離開故鄉的人而言，新天新地帶著「家」的安慰。香港移民、跨國家庭、留學生與新移民都知道：搬到新的城市，並不等於心靈就立刻找到歸屬。上帝所應許的終局，不只是換一個更好的地方，更是祂親自與人同住。這份盼望，能陪伴我們在陌生的城市裏，重新學習建立關係，委身服事，並重建家園。

主啊，祢說要更新一切。求祢先更新我們今天能交出的部分：一段關係、某個習慣，或者是疲倦的心。願新創造的氣息，吹進破碎的日常。



28

十一月廿八日

一座像新婦的城

經文：啟示錄 21:9-27

9 拿著七個金碗、盛滿末後七種災禍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來對我說：「你來，我要給你看新娘，就是羔羊的妻子。」10 我在聖靈感動下，天使帶我到一座高大的山，給我看由神那裏、從天而降的聖城耶路撒冷，11 這城有神的榮耀，它光輝如同極貴的寶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12 它有高大的牆，有十二個門，門上有十二位天使，門上又寫著以色列人十二個支派的名字。13 東邊有三個門，北邊有三個門，南邊有三個門，西邊有三個門。14 城牆有十二個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

15 那對我說話的天使拿著金的蘆葦當尺，要量那城、城門和城牆。16 城是四方的，長寬一樣。天使用蘆葦量那城，共有一萬二千斯他迪，長、寬、高都是一樣。17 他又量了城牆，按著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共有一百四十四肘。18 牆是碧玉造的；城是純金的，如同明淨的玻璃。19 城牆的根基是用各樣寶石修飾的：第一個根基是碧玉，第二是藍寶石，第三是綠瑪瑙，第四是綠寶石，20 第五是紅瑪瑙，第六是紅寶石，第七是黃璧璽，第八是水蒼玉，第九是紅璧璽，第十是翡翠，第十一是紫瑪瑙，第十二是紫晶。21 十二個門是十二顆珍珠；每一個門是一顆珍珠造的。城內的街道是純金的，好像透明的玻璃。

22 我沒有看見城內有殿，因主一全能者神和羔羊就是城的殿。23 那城內不用日月光照，因為有神的榮耀光照，又有羔羊為城的燈。24 列國要藉著城的光行走；地上的君王要把自己的榮耀帶給那城。25 城門白晝總不關閉，在那裏沒有黑夜。26 人要將列國的榮耀尊貴帶給那城。27 凡不潔淨的，和那行可憎與虛謊之事的人，都不得進那城，只有名字寫在羔羊生命冊上的才得進去。

拿著七個金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天使對約翰說：「你來，我要給你看新娘，就是羔羊的妻子。」而在第十七章中，同樣是由一位「七碗天使」邀請約翰觀看大淫婦。這兩段經文刻意平行，把巴比



倫與新耶路撒冷並列：一座以奢華、權力和誘惑支配萬國；另一座則從天而降，以羔羊和上帝的同在為中心。

約翰被帶到高大的山上，看見聖城從上帝那裏降下來；這城有上帝的榮耀，光輝如同極貴的寶石。巴比倫雖然也用金子、寶石和珍珠妝飾，但兩者的美有根本的差異。巴比倫的華美是用來自我榮耀並掩蓋血腥，而新耶路撒冷的光輝是來自上帝的榮耀。兩座城的外表展現出相似的「繁華」，其中心與來源卻完全不同。

聖城有高大的牆、十二個門，門上寫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城牆有十二個根基，上面寫著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以色列與使徒共同出現在城市的結構，表達了上帝救贖歷史的連續與完成。新約教會並不是憑空出現，而是承接了以色列的故事，並以羔羊的使徒見證為根基。

天使用金葦子量聖城。這城的長、寬、高都相等，形成一個巨大的立方體。這個形狀最自然令人想起至聖所，因為舊約聖殿的至聖所也呈立方體。換言之，整座新耶路撒冷就像是一個擴展至整個宇宙的至聖所。從前只有大祭司在特定時刻才進入的神聖空間，如今成為上帝子民永久的家。

城牆是用碧玉造的；城是精金的；城牆的根基飾以各種寶石；十二個門是十二顆珍珠；街道如同透明的精金。這些材料承接先知對終末錫安的想像，同時也與巴比倫的商品形成對照。巴比倫把金銀寶石變成奢侈與剝削的貨物；而新耶路撒冷的寶石則成為共享城市的一部分，不再用來建立階級。

約翰特別說：「我沒有看見城內有殿，因主一全能者神和羔羊就是城的殿。」這是一個巨大的神學驚喜。全卷書充滿天上聖殿、祭壇、香與敬拜，到了終局卻沒有獨立聖殿建築，因為上帝與羔羊的同在已充滿全城。神聖不再集中於一個房間，整座城都成為至聖之地。

這城不需要日月照明，因為有上帝的榮耀光照，而羔羊就是城的燈。經文的重點在於城市的終極光源來自上帝，無須由此推論新創造完全沒有天體。在第一章，教會是燈臺；到了第二十一章，羔羊自己成為燈。教會一生所承托的光，最後充滿新城。

列國要藉著城的光行走；地上的君王要把自己的榮耀帶進這城。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普世圖像。在前面，列國曾被獸迷惑，君王曾與巴比倫行淫；然而到了新創造，列國和君王的榮耀經潔淨後被帶到



上帝城中。福音的終局不只是從萬國「救出一些人」，也包含萬國的榮耀被帶到正確的中心。

城門白晝總不關閉，在那裏沒有黑夜。古代城市在夜間關門，是為了防敵；而新耶路撒冷並沒有敵人需要防備。門開著，象徵安全與歡迎。然而，凡不潔淨、行可憎與虛謊之事的人，都不得進入，只有名字寫在羔羊生命冊上的人才可進去。開放與聖潔並存，恩典沒有把真理取消。

新耶路撒冷的立方體形狀把「聖」重新定義。從前至聖所須與日常空間分隔，只有大祭司在特定的日子才進入；到了終局，整座城市都具有至聖所的形狀。上帝的同在不再被分隔在宗教建築裏。這個終末的方向，也能反過來給予提醒：今天我們的工作、家庭、街道與公共生活，都應當在上帝面前被看作聖潔的領域。

十二個門與十二個根基，又把我們的身分建立在救贖歷史之中，而不是建立在民族的優越之上。列國仍然存在，並且帶著榮耀進城，差異沒有被消除；差異被帶到羔羊的光中。天國的合一，容納不同的榮耀共同歸向上帝，並沒有要求所有人變得一模一樣。

城門不關上，那裏沒有黑夜，這說明終末安全並非靠高牆的恐懼來維持。真正的安全，來自邪惡已被清除，以及上帝與人同在。

思想：

我們今天更像巴比倫，還是更像新耶路撒冷？這兩座城都可以顯得華美，但真正的差別在於中心：自我榮耀，還是上帝榮耀。新城的門常開，城內仍然聖潔。我們的生命是否也有歡迎人的寬廣，以及清楚的真理？今天試著整理一個生活空間，也整理心裏的一個角落：這裏適合羔羊作燈嗎？今天捫心自問：我們正被哪一座城所塑造？巴比倫以擁有、展示和支配來證明價值；新耶路撒冷則以同在、光與敬拜來定義榮耀。請選一個習慣，朝著新城走一步吧。海外華人教會常以粵語、普通話、地域文化或共同移民經驗來維繫群體，這些其實都可以成為恩典；然而它們若變成只容納「自己人」的高牆，便與新耶路撒冷常開的城門相距甚遠了。下一代、來自不同地區的華人，以及周圍的其他族群，是否能在我們中間感到被尊重、被聆聽、被接納？



主啊，求祢賜我們的家庭、教會與工作空間，多一點新耶路撒冷的氣息：少一點利用，多一點同在；少一點恐懼，多一點明光；少一點虛假，多一點真實。



29

十一月廿九日

生命河流過城中

經文：啟示錄 22:1-5

1 天使又讓我看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從神和羔羊的寶座流出來，**2** 經過城內街道的中央；在河的兩邊有生命樹，結十二樣的果子，每月都結果子；樹上的葉子可作醫治萬民之用。**3** 以後不再有任何詛咒。在城裏將有神和羔羊的寶座。他的僕人都要事奉他，**4** 也要見他的面。他的名字將寫在他們的額上。**5** 不再有黑夜；他們也不需要燈光或日光，因為主神要光照他們。他們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

新耶路撒冷的描寫，從城市建築進入花園與河流。天使指示給約翰一條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從上帝和羔羊的寶座流出，流在城的街道中央。這幅圖像把《創世記》伊甸園的河、《以西結書》第四十七章從聖殿流出的生命之水，以及先知對末世耶路撒冷活水的盼望匯聚一起。

值得注意的是，這道河是從「神和羔羊的寶座」流出。前面的經文已多次提到上帝的寶座，並指明羔羊與祂分享權柄；來到第二十二章，寶座直接以兩者的共同名義出現。這是終局王權的重要表達：救贖歷史完成後，上帝與羔羊的統治便成為新城生命的源頭。

生命河與第十七章巴比倫所坐的「眾水」形成強烈對照。巴比倫倚靠眾水，象徵列國與國際權勢的支持；新耶路撒冷的水卻直接從寶座流出，供應生命。前一座城從列國吸取資源，後一座城則從上帝那裏領受生命，再流向萬民。兩種城市有兩種經濟：一種吞吃，一種賜予。

河的兩邊有生命樹，結十二樣果子，每月結果；樹葉可醫治萬民。人在伊甸園中犯罪後，被禁止接近生命樹；如今生命樹重新出現在城中，而且果子持續供應。這幅圖景不只是回到《創世記》第二章的樂園，而是超越了它。伊甸園擴展成一座城市，生命也從一棵樹的禁區，成為萬民共享的恩賜。

「樹上的葉子可作醫治萬民之用」這個描寫尤其動人。進入新創造的列國已在第二十一章藉城光行走，這裏又以醫治描寫終末的和



平。歷史中的民族帶著戰爭、創傷、偏見與彼此傷害，而上帝的終局卻以醫治回答。救恩因此具有群體與公共幅度，不只是私人靈魂進入天堂而已。

「以後不再有任何詛咒。」這句話直接回應了《創世記》第三章。罪進入世界後，土地、勞動、關係與死亡都被詛咒的陰影籠罩；第二十二章則宣告詛咒已走到盡頭。上帝救贖的弧線從伊甸園的失落，一直延伸到新城中的生命樹。

上帝和羔羊的僕人都要事奉祂，也要見祂的面。在舊約中，看見上帝的面帶著極深的敬畏，連摩西也只能以有限的方式經歷上帝的榮耀；然而，新創造最驚人的福分之一，就是僕人可以見祂的面。因罪造成的隔離完全消失，親密取代了遮蔽。

祂的名字要寫在他們的額上。第七章的印記，以及第十四章羔羊與父的名，在這裏得到完成。獸也曾想把自己的記號放在人的額上，而末了留下來的卻是上帝的名。所有忠誠的爭戰，最終收束成一件簡單的事：我們屬於祂。

那裏不再有黑夜，也不需要燈光或日光，因為主上帝要光照他們；他們要作王，直到永永遠遠。這些曾經被獸壓迫、被城市排斥，甚至被殺的僕人，最後與上帝一同作王。真正的王權不再建立在壓迫與限制之上，而是從敬拜、事奉與上帝的同在中流出。

生命樹「每月都結果子」，是一種永不枯竭的供應圖像。新創造充滿了生命、事奉與王權，遠離了靜止不動的永恆想像。上帝的僕人仍要事奉祂，也要作王。工作在罪的詛咒下曾充滿勞苦，到終局卻不再帶著詛咒。這給今日的勞動一個新的方向：工作可以預嚐服務、創造與照顧的喜樂。

「見他的面」是所有物質圖像之上的高峰。河、樹、果子、光都很美，但最後都指向與上帝的直接相交。人最深的飢渴指向創造主自己；再豐富的恩賜，也不能取代祂。

思想：

我們今天的生命更像「吸取」，還是「流出」？巴比倫從萬國取得，生命河從寶座湧出。上帝所賜的資源，是否正流向別人的生命？「樹上的葉子可作醫治萬民之用」邀請我們參與和平。今天是否有一段關係、一種群體偏見，需要停止加深傷口，開始一點醫治？今天請為一個受戰爭、仇恨或分裂傷害的民族禱告，求上帝的



醫治臨到。若我們的心被世界的傷害塞滿，請記住終局的一個詞：醫治。求主先醫治我們的苦毒，也教導我們帶來醫治，不再加深傷口。

身處同一城市的中國大陸與香港背景信徒，若因政治與歷史記憶而彼此避開，「醫治萬民」便成為很具體的呼召。醫治並不是要求我們抹去差異，或假裝沒有傷口，而是要求我們停止以偏見餵養傷口，願意傾聽對方如何走到今天，並在基督裏學習重新接納，稱彼此為弟兄姊妹。

主啊，願祢的生命河流過我們乾渴之處，並從我們流向別人。把祢的名寫在思想與行動上，叫我們活得像真正屬祢的人。



30

十一月三十日

主耶穌啊，我願祢來

經文：啟示錄 22:6-21

6 天使又對我說：「這些話是可信靠的，是真實的。主，就是賜靈感給眾先知的的神，差遣他的使者，要將必須快要發生的事指示他的眾僕人。」7 「看哪，我必快來！凡遵守這書上預言的有福了。」

8 這些事是我一約翰所聽見所看見的。當我聽見看見時，就俯伏在指示我的天使腳前要拜他。9 他對我說：「千萬不可！我與你和你的弟兄眾先知，以及那些守這書上的話的人，同是作僕人。你要敬拜神。」10 他又對我說：「不可封了這書上的預言，因為時候近了。」

11 不義的，讓他仍舊不義；污穢的，讓他仍舊污穢；為義的，讓他仍舊為義；聖潔的，讓他仍舊聖潔。」

12 「看哪，我必快來！賞罰在我，要照每個人所行的報應他。13 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後的；我是開始，我是終結。」

14 那些洗淨自己衣服的有福了！他們可得權柄到生命樹那裏，也能從門進城。15 城外有犬類、行邪術的、淫亂的、殺人的、拜偶像的，以及所有喜愛和行虛謊的人。

16 「我一耶穌差遣我的使者，為了眾教會向你們證明這些事。我是大衛的根，是他的後裔；我是明亮的晨星。」

17 聖靈和新娘都說：「來！」聽見的人也要說：「來！」口渴的人也要來，願意的人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

18 我警告一切聽見這書上預言的人：若有人在這預言上加添甚麼，神必將記在這書上的災禍加在他身上。19 這書上的預言，若有人刪去甚麼，神必從這書上所記的生命樹和聖城刪去他的份。

20 證明這些事的說：「是的，我必快來！」阿們！主耶穌啊，我願你來！

21 願主耶穌的恩惠與眾聖徒同在。阿們！

《啟示錄》最後這個段落，把讀者從新耶路撒冷帶回當下的聆聽與回應。天使說：「這些話是可信靠的，是真實的。」主又說：「看



哪，我必快來！」全卷書以一個應許作為結束。基督徒等候的中心是主自己；任何事件、數字或時間表，都不能取代祂。

「快來」從第一世紀至今一直引發追問。這個時間語言首先帶出確定與迫切：主必來，因此每一代信徒都要在今天忠心。經文沒有邀請人換算日期，卻反覆強調「凡遵守這書上預言的有福了」。等待主，首先是一種生活方式。

約翰再次因異象的震撼而俯伏敬拜天使，天使卻立刻阻止他，說：

「你要敬拜神。」全卷書到了末頁仍守住中心。天使、異象、數字與屬靈經驗都只是信使；敬拜唯獨歸給上帝。人若迷戀啟示的外殼，反而可能錯過那位啟示自己的主。

天使又說：「不可封了這書上的預言，因為時候近了。」《但以理書》曾有封住異象直到末時的命令，《啟示錄》卻說不要封。基督的死與復活已把上帝的末世計畫帶進關鍵階段，教會如今生活在需要公開見證的時代。書卷要被讀、被聽、被遵守。

基督宣告：「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戛；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後的；我是開始，我是終結。」第一章的稱號，在末頁再次響起。全卷書沒有把讀者留在獸、巴比倫或火湖，而是帶回基督。祂包圍整段歷史，也包圍信徒的一生。

「那些洗淨自己衣服的有福了！他們可得權柄到生命樹那裏，也能從門進城。」全卷書一路出現白衣、潔淨與忠誠，如今得到終末應驗。救恩始終來自羔羊的血，領受救恩的人也以潔淨生活回應。生命樹不是靠功德換取，而是屬於那些真實歸向羔羊的人。

耶穌又稱自己是大衛的根和後裔，是明亮的晨星。祂同時是大衛盼望的源頭與成全，是黑夜結束前最先出現的光。晨星出現時，天空可能仍暗，但天亮已經不可逆轉。這是非常貼合教會現況的圖像：黑夜尚未完全離開，基督的復活卻已宣告早晨的來臨。

接著出現一個整卷書最敞開的邀請：「聖靈和新娘都說：『來！』聽見的人也要說：『來！』口渴的人也要來，願意的人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審判語言沒有取消福音的邀請。直到最後一頁，上帝仍向口渴者敞開水源。教會作為新婦，也被召去參與這個邀請，向世界發出「來」的呼喚。

隨後有嚴肅的警告：不可在這書的預言上加添或刪去甚麼。今天的讀者尤其需要這份克制，不把新聞、夢境或政治偏好塞進經文，再



借用聖經的權威來要求別人接受。忠實的解經也包括承認經文所留下的沉默。

全卷書最後的對話極其簡潔。基督說：「是的，我必快來！」約翰回答：「阿們！主耶穌啊，我願你來！」然後是恩典的祝福。經過獸、龍、巴比倫、災禍與審判，《啟示錄》最後落在恩典裏。讀完這卷書的人，應當更渴望基督，更能敬拜上帝，也更願意忠心生活。

走到第三十日的靈修，《啟示錄》把我們帶到天上的眼光中。寶座仍在中央，羔羊以十字架得勝，帝國繁華會過去，眼淚有終點，生命河仍在前方。正因如此，我們可以在今天忍耐、敬拜、工作、愛人、說真話，並在夜色仍深時說：「主耶穌啊，我願你來！」結尾反覆出現「來」：基督應許祂要來，聖靈和新婦也邀請口渴的人來。教會站在這兩個方向之間，既向上呼求「主耶穌啊，我願你來」，也向外遞出生命的水。盼望催促見證，見證也帶著盼望。

思想：

完成了三十日的靈修旅程，我們可以回想：對哪一幅圖像留下最深刻的印象？燈臺中的人子、被殺的羔羊、寶座、生命冊、新耶路撒冷，或是生命河？把它帶進往後的日子。這卷書改變了我們對「得勝」的理解嗎？若答案仍只是成功、控制與安全，就再次回到第五章，看那站立的羔羊。聖靈和新婦都說：「來！」願我們的生命也加入這邀請，把福音的水遞給口渴的人，把恩典留作全卷書最後的聲音。三十日之後，選一項需要延續的操練：敬拜、忍耐、見證、悔改、簡樸或盼望。讀完不是結束；新的生活，正要開始。

因此，等候主來不能成為離開處境的理由。無論是留在中國境內、留在香港，還是移居海外，也各有不同的代價與召命；沒有任何一種地理位置能自動更忠心。最後的問題仍是，在上帝放我們的所在之地上，我們是否敬拜羔羊、愛鄰舍、拒絕偶像、說誠實的話，並把盼望活成可被人看見的日常？

主耶穌，我們願祢來！求祢在真正來臨以前，先臨到我們今日的思想、關係、工作與教會。願我們活得像等候晨星的人！



下載 iOS 版本：



下載 Android 版本：



<http://chinese.ccaca.org/yeedon/>